

# 大会

197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

## 第三十四届会议

下午 3 时 15 分举行

正式记录

纽约

### 目 录

	页次
议程项目 24:	
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续) .....	1609

主席: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议程项目 24

#### 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续)

1. 陈楚先生(中国): 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直关切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 注视着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的发展。现在, 巴勒斯坦问题又一次提交本届联大审议。在这里, 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 向为恢复自己民族权利而英勇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巴勒斯坦人民蒙受的苦难表示深切的同情。

2. 三十年来, 以色列当局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发动了四次侵略战争。巴勒斯坦和大片阿拉伯领土被占领, 中东和平与安全遭到破坏。以色列当局为加紧“殖民化”和“犹太化”的过程, 在占领区进行

残酷的迫害和疯狂的掠夺。广大巴勒斯坦人民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 失去了土地、房屋、财产, 有家不能归, 有田不能种, 生活无着, 遭受深重的灾难。但是, 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并没有被以色列当局的凶横残暴所吓倒、所压服。他们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 拿起武器, 坚持战斗, 前赴后继, 顽强不屈, 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不断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的正义事业得到了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3. 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与整个中东形势密切相关。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收复失地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要解决中东问题, 就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就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包括他们重返家园和建立国家的权利。

4. 随着中东事态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舆论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 都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关键所在, 只有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才有可能促使中东问题得到全面、公正的解决。当前, 由于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长期坚持斗争的结果, 形势更加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 而以色列侵略者则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 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强烈的谴责。

5. 尽管如此, 以色列当局至今还顽固地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它拒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继续迫害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今年九月, 它竟然决定让以色列人购买它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的阿拉伯土地，企图使它的军事占领合法化和永久化。最近，它又悍然宣称要将纳布卢斯市长递解出境，进一步加强它对占领区的法西斯统治。它还不断地从陆上、空中、海上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陷黎巴嫩南部于严重的动乱之中。

6. 以色列当局所以敢于如此同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为敌，是由于受到超级大国的支持和怂恿。超级大国为了争霸世界，激烈争夺中东的石油资源和战略要地。一个超级大国仍然偏袒以色列侵略者；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进行渗透扩张，分裂阿拉伯国家的团结。

7. 无数事实证明：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整个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和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霸权，同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侵略、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我们深信，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一定能够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与干预，消除内部的暂时分歧，进一步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在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

8. 巴勒斯坦问题是历届联大审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联合国组织在推动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应该起到有效的作用。近几年来，联合国通过了一些建设性的决议，特别是第二十九届和三十届联大通过了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决议。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以色列的顽固抗拒和超级大国从中作梗，使这些决议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在这里再次表示衷心的希望，本届联大能作出符合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合法权利的明确决议，并为贯彻这些决议采取有效的措施。

9. 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十一月二十日会见由哈利德·法胡姆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时表示：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自决、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崇高目标；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

地和全面地、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我们这一立场是一贯的、始终不渝的。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华国锋总理的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站在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方面的坚定立场，并将始终不渝地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直到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罗斯先生（阿根廷）：阿根廷共和国对中东问题的兴趣，既不是刚刚萌发也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充分意识到在不能以一种令所有有关各方满意的方式解决的局势中所隐含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对该地区各国人民三十年来所受痛苦的理解，而阿根廷，尤其是它的庞大的犹太籍和阿拉伯籍人社区也同样饱经苦难。因此，我国为进一步表达我们的关切，多年来一直通过一组武装部队的军官，参加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

11. 1967年战争给中东局势带来了新的因素，甚至更加难以全面解决冲突了。阿根廷当时的立场同现在一样是十分明确的。1967年7月4日，出席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的阿根廷代表团，代表我国和19个其他的拉美国家，提出了决议草案A/L.523/Rev.1。<sup>1</sup>这项草案，确切表达了阿根廷至今还坚持的立场，得到了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但由于没有获得三分之二法定多数票而未能通过。尽管如此，该草案的条款依然作为后来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阿根廷代表团虽然曾经在安全理事会指出，“我们本来宁愿有一个像拉美国家7月份提交大会的那样比较明确的文本，规定以色列军队撤出由于最近冲突而占领的所有领土”，<sup>2</sup>但它仍然投票赞成该决议。

12. 根据我们自1967年以来所坚持的立场，以及有关的公正原则，我们对以色列在军事占领领土上大搞行政活动以巩固和永久维持非法的存在和占领不能不表示遗憾。正是这种考虑促使阿根廷倡议了大会1977年10月29日关于“以色列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各项决议，最近在阿拉伯被占领领土采取意图改变这些领土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非

法措施，并对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横加阻挠”的第 32/5 号决议。该决议以 131 票赞成、1 票反对、7 票弃权通过。这样我们的情感就与，并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压倒多数所表达的情感产生共鸣，要努力说服以色列停止它继续在被占领土上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建立定居点，因为这些政策成为和平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会对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本组织的种种决定有可能做出的决定过早进行判断。

13. 关于耶路撒冷，约翰·保罗二世教皇陛下今年 10 月 2 日曾向本大会宣布如下内容：

“我也希望有一项特别法规，正如我的前任保罗六世指出的，在国际保障下，它将尊重耶路撒冷的特殊性质，对数百万崇敬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来说，这是一笔神圣的遗产。”〔第 17 次全体会议，第 24 段〕。

教皇的关切与阿根廷在此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一致的。1971 年 9 月 25 日，在通过第 298 (1971) 号决议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期间，阿根廷代表曾在该机构说：

“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和犹太人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完全可以证明联合国和这些信仰的最高当局注意那里目前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是有道理的。没有理由坚持认为，只有该地区周围的国家才对此问题感兴趣，或者只有它当前占有者才有责任维护它的地位。

“……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中东全面冲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彻底解决该地区的基本问题之前，我们不可能最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也理解以色列非常重视与关心耶路撒冷市。……

“毫无疑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传统至少在同等程度上受到同等重视和关心。为此我们深信，在充分而完整地考虑整个历史和宗教……权利……的情况下，迟早都得从国际上明确地规定耶路撒冷的地位。”<sup>3</sup>

14. 阿根廷关于耶路撒冷的立场未变。我们希望，问题直接有关各方将适当考虑这一意见，我们认为，大多数会员国是赞同这个意见的，它也得到了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确认。

15. 阿根廷共和国毫不怀疑，目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权利是解决中东危机的一个主要方面。1974 年 11 月 22 日，阿根廷代表团曾向大会陈述如下：

“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自决和为主权和独立国家打下基础的充分权利，但不得牺牲以色列的权利。而以色列也完全有权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国家而生存，但也不得牺牲巴勒斯坦人或周围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权利。”<sup>4</sup>

16. 1977 年 9 月 30 日，我国外交部长进一步指出：

“那些坚持僵硬的立场，试图无视周围事实，并渴望采取甚至受到其盟国谴责的措施来巩固暂时占领的领土的人，拖延并为全面解决危机制造更多困难，实际上是在图谋反对他们自己的利益。”<sup>5</sup>

17. 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在国际监督下自由行使自决权，并且这种权利必须与其领土和全部自然资源问题直接联系起来。

18. 犹太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是中东的两个实际存在的民族。无论哪一方都没有理由继续无视其邻居的存在及其权利的合法权，那样做只会不仅给他们自己而且也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十分严重的危险。

19. 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但是所有人，包括以色列在内，也必须为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在其自己的领土上自由决定其未来的条件提供便利。我们认为，相互给予承认的时刻已经到来。推迟承认，就等于危险地拖延完成可导致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谈判。

20. 国际上暂停继续困扰该地区的暴力行为，会促进这种相互承认。所有各方应当在无任何先决条

件的情况下，通过完全停止以任何形式使用武力来表示它们的政治意愿。

21. 就在几周之前，我国外交部长还曾对本大会说：

“……我国政府再次表示确信，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承认和行使之前，中东全面和平的想法仍将是空想……”〔第10次会议，第301段〕。

行使这些权利需要所有各方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参与寻求一种和平解决冲突的议定方案。由此而出现的巴勒斯坦领导，也应无例外地对其领土以及自然资源承担完全的责任。这将会毫无先决条件地切实实施国际社会在法律和政治上所理解的自决的概念。

22. 人们也不应拒绝和解初期阶段的中立调停人的帮助。被双方认为公正的人物，可以在克服我们称之为磋商前依然存在的障碍方面非正式地发挥一种重要作用。

23. 通过这种或另一种手段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应有关各方所接受，并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赞同。只有这样，谈判的结果才会是持久而有效的。

24. 联合国将在此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它主办下的会议可以使有关各方进入谈判进程。采取必要的步骤，确保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第237（1967）号决议的原则得到充分执行，以及联合国系统的其他决定得到充分尊重，是安全理事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或许具有适当的授权和财力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可以行使后勤方面的职责，无疑，这对便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进程是十分必要的。

25. 我在这番发言中所说明的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一个纠缠不清的整体，解决这个整体中的各个问题必须同时进行。任何局部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将随之带来恶化危机的危险。但是，不论如何制订解决办法，是逐步的还是全面的，各方的政治诚意都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只要这种诚意还未通过改变目前危险事态的具体措施表现出来，我们将仍然看不到和平。只要某些人还坚持奉行单方面政策，暴力就将继续下去。

26. 如果认为依靠暂时的军事上的胜利并且不理睬具有永久和普遍性质的政治解决办法就能得到安全，那么就表明是未能正视现实，其对中东各国人民的后果是任何政府也承担不了的。

27. 我们认为，国际上正慢慢开始出现一种认识，它比较有利于争取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努力。只要人们表示愿意会谈，并且能够应付寻求实现有关各方均可接受的最后和平的进程所提出的巨大挑战，就予以鼓励，这才是明智之举。

28. 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中东和有关中东的事态发展每天都在证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核心，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是这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巴勒斯坦人民通过牺牲生命以及高涨的民族觉悟已赢得了这一权利，国际社会再也不可能从道义或政治立场上忽视它了。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它十分清楚地反映了，世界舆论出现了一种积极的趋势，即认为如果巴勒斯坦人民不能行使其所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以及如果不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中东危机的方案。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这种发展趋势在日益增多的西欧国家当中格外显著。面对一国人民争取生存的斗争，任何人都不能保持漠不关心，因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既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也是对和平与安全的一种政治责任。

29.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世人日益明白，只有在—项全面、持久和公正的解决中东问题所有方面的方案的范围内，才可能找到这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而局部和单独的步骤不会有助于这一目的，相反，只会加剧整个中东危机。这种步骤与国际社会的协商一致意见是不一致的，以色列正在利用它们不仅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而且还对阿拉伯各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

30. 任何珍视自己尊严的国家都不会容许，享有其民族权利竟然成为第三方之间谈判或交涉的议题。因此，接受只有巴解组织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这一事实，是任何争取解决这个问题现实步骤的一个先决条件。实际上，巴解

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不仅已毫无疑问地得到证明，而且日益清楚的是，巴解组织是一个负责的因素，致力于旨在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的工作，并建设性地参与整个国际生活。事实上，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分在联合国系统范围内作出重要决定方面进行合作；它是许多专门机构的成员和国际会议的参加者。巴解组织是不结盟运动及其协调局的一个正式成员，它对该运动的活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巴解组织实现了民族复兴；它已经知道自己的力量，并最终成为一个有平等权利的国际实体。

31. 毫无疑问，中东危机是最尖锐的危机焦点之一，其范围和含意我认为今天没有必要讲了。无论是从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地区和全球威胁，还是从对这种事态负责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十分清楚。事实上，我们即将举行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特别辩论会。正如对黎巴嫩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动所表明的，以色列始终不变的只依靠武力、继续侵略和不加掩饰的扩张的政策，不仅阻碍了和平解决，而且给该地区内外的和平造成了威胁。因此，以色列和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帮助它的人责任尤为重大。

32. 某些方面甚至还在恶化的中东局势的严重性，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所面临的危险，使人们必须采取紧急步骤全面解决中东危机，并确保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民族权利。30 多年来，这个 350 多万人民的民族，同现代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民族一样，被剥夺了自己的权利；它的生存都被否定；它遭到占领、受到迫迁和殖民化政策、建立定居点以及其他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特性的手段等对待。我们天天都在目睹这种行为。安全理事会对此进行了好几次辩论，就在最近，大会和不结盟国家还谴责逮捕纳布卢斯市长。因此，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检验国际团结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的一次检验，我还可以说是对“人类良知”的一次检验。对于不事先解决这一问题，就可就中东问题取得任何具体而持久结果的这种幻想，我们越早摆脱，越有益于我们大家，有益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历史向我们提供的大量例子表明，一旦一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准备不顾一切牺牲来加以捍卫时，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巴勒斯坦人

民的这一斗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真实情景的一部分，和日益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承认的一个事实。

33. 甚至关于这个问题的不结盟政策，也提出了一个十分全面的纲领，并指明在全面解决中东危机的范围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适当的行动方针。不结盟国家从反对任何侵略、占领或干涉的政策，以及捍卫不可剥夺的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权利，当然其中也包括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每个民族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出发，采取了自己的行动，并支持联合国执行大会决议，特别是执行第 3236 (XXIX) 号决议的每一种努力。同时，它们还全力支持和援助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按照联合国的原则和决定，为实现其自决、民族独立、建立自己国家和返回家园权利的斗争。不结盟国家对此多次予以确认，以此在实现其历史性的民族愿望方面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最广泛和最有力的支持，并成为他们最亲密的盟友。

34. 南斯拉夫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认为，作为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必不可少的基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以色列撤离 1967 年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包括返回家园和建立自己国家权利在内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承认该地区各国人民和国家获得独立发展的权利。这一基本纲领实际上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赞同。只有执行这一纲领才会产生全面解决的条件，才能够制止出现可能无法控制的局面，因为这要取决于该地区正在日益尖锐、深化和更加普遍的对抗组成部分的种种情况。

35. 我们作为委员会成员曾参加起草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回答了与解决中东危机有关的所有重要问题。我们当然支持报告全文。我们想强调说明，委员会再次圆满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因此，值得大会称颂。作为一项紧急的事情，现在十分重要的是继续始终如一地执行建议的措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建议的措施；因为没有这种行动，就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严重的后果。事实上，任何进一步的拖延就等于有意或无意地容忍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剥夺，而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我们每个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就将受到危害。

36. 南斯拉夫遵循其尊重各国人民和各国自由从事民族与社会发展权利的政策，并反对任何地方和任何人所进行的任何侵略与占领，从一开始就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以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愿望。我们一贯提倡全面、持久、公正与和平地解决中东危机，并将继续全力支持为此目的所做的一切努力，因为正如铁托总统最近在函电中指出的：

“令人不可宽恕的是，在各国人民的命运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当今世界上，人们竟然为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今天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已享有的遗产领土完整、独立和自由的权利而争执”。

他还说：

“因此，为了和平与国际理解，我们应义不容辞地竭尽全力加强国际社会旨在立即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一切行动，因为如果不实现这些权利，就不会公正或全面持久地解决中东危机。”

37. 克拉韦茨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几个联合国机构的许多会议都是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压倒多数的会员国都充分相信，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对于全面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以及从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根本，不适当考虑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不可能解决中东问题。最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必须依据的原则已是众所周知，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38. 然而，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以色列统治集团一如既往，还在继续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色列占领者正在竭尽全力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权享有的权利——以便制造一个执行其扩张主义计划的桥头堡，而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消灭巴勒斯坦人民，首先，是消灭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政治先锋巴解组织。

39. 这些侵略性愿望在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在戴维营协议和在美利坚合众国主持下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缔结单独协定以后，大大加强了。在阿拉伯被占

领土上，加紧实行恐怖和镇压，粗暴地侵犯基本人权。以色列侵略者将大批的阿拉伯当地居民驱逐出他们祖祖辈辈生长的家园，并加紧建立以色列人新的定居点，破坏阿拉伯被占领土的经济，指望把这些领土变成以色列的殖民附属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的残忍和不人道性质，也反映在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野蛮袭击上，在这些袭击过程中，试用了美利坚合众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最现代化的武器。

40. 埃以关于所谓的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自治的谈判，目的也是让以色列对被占阿拉伯土地实行进一步殖民化。十分显然，玩弄以色列所解释的“自治”或“自主”这种字眼，掩盖不了特拉维夫为了剥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包括建立自己国家权利在内的民族权利而进行幕后交易的企图。毫无疑问，企图在没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代表巴解组织正式参加的情况下，背着他们来决定他们命运的努力，注定要遭到失败。

41. 这就是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34/35和Corr.1〕中清楚地反映出来的思想，该报告是大会本届会议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的基础。正如报告中所见，1979年期间，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委员会集中努力使安全理事会恢复审议载于1976年11月24日第31/20号决议中的大会的建议，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在中东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42. 实际上，在今年6月、7月和8月份举行的几次会议当中，安全理事会确实审议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但是，正如其他代表团早已指出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安全理事会某些保护以色列的理事国的立场，这些会议没有产生出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决定。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拟订的决议草案从未交付表决，尽管委员会里许多成员，其中包括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都认为该决议草案的措词仅仅是一种妥协，一种最低限度的然而能够在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正义方面发挥明确而积极作用的妥协。

43. 考虑到目前这种事态，大会必须对此问题表明态度。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第 52 段至 55 段中载有有关的建议。这些条款是根据大会在 1978 年 12 月 7 日第 33/28 号决议中的要求而拟订的。

44.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支持这些建议。为了在中东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平，联合国必须进一步努力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实现这种和平的途径并非存在于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重大利益，背着他们所搞的投降交易中，而是产生于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方面平等参与的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

4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这种解决方案必须规定以色列军队撤离 1967 年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包括建立自己国家权利在内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保障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生存与安全。

46. 苏林华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自从大会以压倒多数明智地通过其历史性的第 3236 (XXIX) 号决议以来，已经过去五年。大会在决议中以最明确的方式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自决权、独立和民族主权权利，以及那些被逐出家园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并收回财产的权利。

47. 全世界都对该决定表示欢迎，认为是对中东的和平与正义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因为它一劳永逸地真正指出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以色列代表及其历来的盟友 25 年多以来一直试图使人们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它的解决是在中东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48. 自通过上述决议以来，联合国为执行该决议进行了认真的努力，并为此目的，根据大会第 3376 (XXX) 号决议，设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正如委员会的名称所指出的那样，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促进彻底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尽管困难重重，委员会以极大的献身精

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它向大会提出一系列公正而及时的建议，大会在第 31/20, 32/40 和 33/28 号决议中已对这些建议表示赞同。

49. 此外，这些建议也得到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的拥护和支持。据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特尔齐先生所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也认为这些建议是“建立和平方面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步骤。”<sup>6</sup>

50. 因此，鉴于这些建议得到极其广泛的认可，尽管还有某种保留以及一些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对建议肆意歪曲，它们仍然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合理依据。无视这些建议，就是无视巴勒斯坦人民根深蒂固的合法愿望，一句话，就意味着延长中东目前的紧张局势。

51. 我国代表团认为，要使大会目前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具有积极意义，应当将辩论集中于迄今一直阻碍执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建议的障碍和困难上。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希望对委员会主席梅杜恩·法尔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昨天以清楚而明快的方式提出委员会的报告〔第 77 次会议〕，并且在三年来，开明地指导了委员会的工作，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就是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52. 从大会正在审议的委员会的报告，以及该委员会主席在第 77 次会议上能干的介绍看来，根据大会第 33/28A 号决议第 9 段促使执行委员会建议的努力，同前两年的情况一样，在 1979 年再次碰到安全理事会的惯性，安全理事会由于其中一个常任理事国持否定态度，而未能就委员会建议的积极和具体的措施做出决定。应不惜任何代价终止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因为它是对本大会压倒多数的强烈愿望的一个重大挑战，并严重破坏了联合国的信誉。

53. 而且，由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起步均受到阻碍，而这个问题被认为并承认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一局势严重危及到世界这一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此外，该局势还鼓励以色列加紧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并对所有表示同情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爱国人士实行消耗政

策，以便通过为它效劳的分子，在约旦河右岸和加沙地带建立所谓的内部自治。

54. 为了实现其邪恶的计划，以色列甚至毫不犹豫地邻近国家，尤其是黎巴嫩领土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发动罪恶的进攻，从而蔑视这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谴责这些进攻，它们给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和黎巴嫩人民造成死亡和痛苦；它宣称，以色列应当对它在黎巴嫩造成的极大的物质上的破坏承担完全的责任。

55. 在被占领土上，联合国设立的调查以色列行为的各个机构的结论均表明，还存在着占领当局严刑拷打和大量侵犯人权的情况，而且占领当局还奉行一种系统地建立定居点的政策，以此蔑视宪章、联合国有关决议和日内瓦第4公约第49条。<sup>7</sup>以色列政府不顾举世谴责，最近决定建立新的定居点并取消关于禁止以色列公司和公民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获取土地的规定，就是对该政策的最好的说明。令人十分担忧的是，由于这些新的措施，巴勒斯坦人将很快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土地移交给占领者，而这些人总有一天当不再有利可图时，会把巴勒斯坦人投入难民营。关于这一点，最近对纳布卢斯市长的任意逮捕——如果还有必要的话还要伴之以驱逐措施——就是对我刚才所说问题的一个极其令人深思的例子。

56. 所有这些行为均构成对我们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十分严重的挑战。

57. 在目前中东由于以色列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而出现暴力和紧张的状况下，我们不知道安全理事会——确切地说，是威胁要使用否决权来保护以色列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还要继续让该国当局牵着鼻子走多久？它还要无视身为以色列帝国主义侵略受害者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痛苦和屈辱多长时间？对于寻求公正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任何拖延，只会增加世界这一地区的痛苦与紧张。

58. 基于几个月来在被占领土上所发生的种种事实与事件，我们组织再也不能让自己为戴维营协议和其他部分和平协议的欺骗性前景所蒙蔽。这些协议

遭到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和第六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有力抵制和谴责，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永久保持并加强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最终将无限期地推迟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59. 如果我们不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其他与冲突直接有关的阿拉伯各国的合法权利，就不可能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而实现这些权利，无疑是要以色列彻底无条件地撤离自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并且巴解组织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参与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必须举行的所有的和平谈判。

60. 三次得到大会赞同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中都反映了所有这些公正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内容。大会今年除第四次对它们表示赞同之外，应当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积极的措施，以便切实执行这些建议。

6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准备支持这方面的任何倡议。

62.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联合国早在诞生两年之后就开始审议巴勒斯坦问题。30年来除了公众讨论中掺杂了歪曲与篡改的内容外，就是受人尊敬的本世界组织莫名其妙地始终未采取一项具体步骤来恢复受害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地位，或为他们采取补救措施，他们的灾难在现代史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63. 因此，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指导下所发表的这个小册子，注入了一丝新鲜和未受污染的空气，该书从真实的历史观点出发，客观而简洁地讲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并根据以色列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的总计划，做了连续性的可怕的披露，该计划的目标就是要将祖祖辈辈居住在自己家园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消灭掉。对于这些事实的再现，完全应当归功于塞内加尔大使梅杜恩·法尔先生，他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来阐明在力量巨大悬殊之下进行艰苦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情况。就“巴勒斯坦权利”这一词来说，迄今在世界某些地区受犹太复国主义强行灌输的思想所迷惑和控制下的部门还认为是难于启齿的事。我相信，当我说，在法尔先生于今年年底结束他出色的任



职时，联合国将永远承认他是最富有献身精神和最勇敢的政治家之一，各位代表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64. 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这本小册子应受到最高的赞赏，因为它把被堆积如山的垃圾和浩大的掩盖与歪曲的运动所混淆或埋没的连续性事件压缩到不足 31 页，人们本来只能通过仔细阅读来去伪存真。但是，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够或愿意去啃透成卷的书册来了解真相呢？

65. 由于我希望所有的代表通过拜读这份简洁而透彻的报告来恢复自己的记忆，我本人只想在此更正人们无意中疏忽的两点。

66. 首先，历史上对围绕整个托管巴勒斯坦的漫长的巴勒斯坦历史的叙述，主要集中于迦南土地，即现在被占领的西岸和耶路撒冷，而几乎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当地人民、腓力斯人。巴勒斯坦是他们几千年来唯一居住的地方，而以色列人从未从他们手中抢去一寸领土。他们是巴勒斯坦大熔炉中的重要部分，巴勒斯坦土地的名字正是根据腓力斯人命名的。当然，他们是大米诺文化的创造者。这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甚至与“上帝许给的地方”的神话毫不相关，与以色列国就更无关系了。然而它在 1948 年却成了通称以色列的土地中的一大组成部分。

67. 我的第二项更正与环绕着阿萨清真寺和直布罗陀圆顶寺的哈拉姆·埃什-谢里夫圣殿的西墙有关。该报告的开头部分提到泰特斯在公元 70 年对圣殿的破坏，并提到西墙是圣殿唯一的遗迹。事实上，报告中使用的同一来源——即经国际联盟批准并由中立的瑞典前外交大臣领导，在 1930 年指定的调查犹太人和穆斯林对这一地点要求的国际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强调指出墙和地面无可争辩地属于伊斯兰教地基。报告还承认，犹太人有在该殿祈祷的权利，这权利是萨拉丁在十二世纪授予他们的。

68. 12 年来在这一地点里里外外的大量挖掘，也未挖出一件证物，可以表明西墙与圣殿有什么联系。它不过是完全环绕伊斯兰教圣殿的伟大的历史名墙的一部分。至于犹太人在那里祈祷和膜拜的权利，我们的立场是，他们历来有此权利，但是任何关于占有的非法要求都是无效的。

69.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打破了许多神话，并提出了迄今在公众讨论中普遍忽视的无可驳辩的事实。我想强调其中某些事实。

70. 首先，尽管以色列根据 1917 年和秘密鲍尔弗宣言要求享有合法权，英国在 1939 年仍然承认一个权威所说的话，即：

“然而，最重要的和不可更改的事实是，宣言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大不列颠对巴勒斯坦没有任何主权权利，它也就没有任何所有人权益，没有任何处置这块土地的权力。宣言不过是英国意向的一种声明，仅此而已。”<sup>8</sup>

71. 其次，在国际联盟盟约中体现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特别强调的自决原则和对“被统治者同意”的重要性的强调。盟约第 22 条规定，关于比较先进的国家，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其 90% 的人口为阿拉伯人、95% 的土地为阿拉伯人所有：

“……其发展已达可以暂认为独立国之程度，惟仍须由受委任国予以行政之指导及援助，至其能自立之时为止。”

72. 甚至鲍尔弗宣言的作者本人也承认，“至于巴勒斯坦，〔同盟〕国家并未作出事实陈述公开表示没有错误。”

73. 第三，为了鼓励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广为传播的口号是：“没有土地的人民享有没有人民的土地。”关于使沙漠变良田的说法也是这样，即使我们都知道，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雨量十分充足，譬如在上加利利，那里已经郁郁葱葱，无需再做什么。而沙漠基本上仍然是沙漠，因为无水使它们变绿。然而全世界都听说什么：“使沙漠变良田”。尽管如此，事实是，那里有 80 万巴勒斯坦居民，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一个小国来说是很大的数目。英国在十八世纪时的人口是多少？500 万。美国在十八世纪时的人口是多少？500 万。巴勒斯坦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 80 万人口。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声称，巴勒斯坦是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他们则是没有土地的人民。

74. 第四，由两名美国人组成的金克兰委员会

在给同盟委员会的报告中曾特别指出，鉴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口——即全体人民中的十分之九人口——断然反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执行该计划将会“违反〔自决〕原则和各国人民的权利，尽管它是合乎法律形式的”。<sup>9</sup>

75. 第五，1921年的海克拉夫特委员会、1929年的肖委员会、1930年的霍普-辛普森委员会和皮尔委员会在分析巴勒斯坦抵抗原因方面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76. 曾于1937年进行过一次广泛调查的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指出：

“在对大战以来的巴勒斯坦事态发展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对‘根本原因’毫不怀疑……。这些原因是：

“(一) 阿拉伯人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

“(二) 他们对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仇恨和恐惧。

“……

“(一) 它们是造成1920年、1921年、1929年和1933年“骚动”的同一根本原因。

“(二) 它们过去并且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sup>10</sup>

77. 1937年，在关于强行使巴勒斯坦变成犹太人国家，从而当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占有大多数时拒绝给予民族自决，只有当犹太人占大多数时才给予自决权这一方面，委员会得出与阿诺德·托因比教授在1968年所做的相同的结论。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托恩比教授在1968年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进行了概括。他写道：

“这三十年来，英国年年都〔允许〕一定限额的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其数量根据当时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压力大小而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受到英国防栅的庇护的话，这些移民是不可能进来的。如果巴勒斯坦仍然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话，或者如果巴勒斯坦在1918年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正如它所应当的那样——

“犹太移民决不会被允许大批地进入巴勒斯坦，而使他们能够压倒在这个阿拉伯人民自己的国家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色列国今天之所以存在和今天之所以有15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难民的原因是，30年来，英国军事政权强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进行犹太人移民，直至这些移民达到足够的数量，进行充分的武装，足以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坦克和飞机保护自己。”

我记得，在1936年至1937年期间，英国在巴勒斯坦小小的领土上拥有多达10万人的军队。汤恩比还说：

“巴勒斯坦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悲剧；它是世界的一场悲剧，因为它是威胁到世界和平的不公正。”

78. 我们历来认为，虽然我们对大会1947年11月29日的分治决议〔第181(II)号决议〕对巴勒斯坦的肢解不再抱有幻想，然而破坏执行决议的却是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确实抗议了二三天，但是以色列人却利用了几起事件来执行他们称之为“第四计划”的战略计划，该计划事先经过精心拟订，企图不仅在分配给犹太人国家的地区建立控制，而且还要将这种控制扩大到指定给阿拉伯国家的地区。

79. 我们从第一周起就目睹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然而英国的统治刚一削弱并开始崩溃，足以保证获得成功时，就全面发动了占领巴勒斯坦国领土的行动。甚至在5月15日委任统治结束之前，以色列人就抢占了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土地，因而一些阿拉伯正规部队在委任统治结束后的进驻，是拯救其余的五分之一土地及其巴勒斯坦居民所必要的行动。本·古里安和贝京提到了这种行动——本·古里安把此目标说成是“通过哈加纳组织使一个国家扩大和犹太化”。

80. 世人被强行灌输一种想法，认为阿拉伯军队进入巴勒斯坦，是要将犹太国家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有一个对某国全体人民进行肆无忌惮地征服和侵略的预谋的计划，那就是以色列正在实施的吞并掉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

81. 如果对这种情况还有任何怀疑, 1949 年 5 月即可证明, 当时双方一致同意洛桑议定书<sup>11</sup>, 这本来是会解决关于大会第 181 (II) 号和第 194 (III) 号决议确定的分治边界的巴勒斯坦问题的, 从而承认巴勒斯坦国和返回家园的权利。但是以色列在签署议定书之后又违约, 而以色列在被拒绝加入联合国之后, 以色列代表又在本论坛上向联合国保证它愿意遵守。他对该国政府关于分治政策的阐述如下:

“关于大会决议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公认的事实是, 任何涉及联合国会员国民族主权的决议仅仅是建议而已, 不具有约束力。然而, 巴勒斯坦决议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因为它关系到在国际委托下的一块领土的前途。”

这同样适用于纳米比亚。

82. 以色列代表接着说:

“只有整个联合国才有权决定该领土的未来, 因此, 它的决定具有约束力。”

83.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证是如何约束以色列的。为了完成“第四计划”, 以色列于 1967 年 6 月 5 日向联合国的三个阿拉伯会员国发动了一场自供不讳的、有预谋的和偷偷摸摸的陆空全面进攻。根据宪章认可的庄严的承诺、民族义务和地区集体安全制度, 侵略我们当中任何一国, 就是攻击所有国家。

84. 1967 年 6 月 26 日, 我们在战火余波中祈求联合国赐予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 因为没有正义, 和平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幻觉。古时圣人说, 强权不能带来公理。因为正义是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和和睦的精髓, 是其价值的集中表现。违背正义, 只会播下最终一定会使作恶者自食其果。我们曾经警告, 不要由于让侵略者公然违背国际法、神圣的联合国宪章和完整的基本人权、民族权利和国际权利、准则与需要, 去收获他的侵略成果而洋洋自得。

85. 正如我今天所讲的, 我们先前的预感已由大量的侵犯行动而越过了所有可想象的克制与起码的谨慎。这些行为的确令人惊奇。

86. 我们不得不忍受了 12 年的痛苦、恐怖和十

足的灾难。尽管我们进行了种种努力, 却总也看不到寻求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任何一线希望, 这种希望已在阴险可怕、无人知晓的黑暗胡同里被无情地压灭, 而同时我们的同胞和亲人却在长期的禁固束缚下, 目睹了破坏性的惨景和个人与民族瓦解的过程。

87. 情况每况愈下与节节倒退成为他们每天经受的苦难和恶梦。以色列占领者将 1907 年海牙公约<sup>12</sup> 和后来关于保护平民、占领受害者的 1949 年日内瓦第 4 公约中规定的所有条款抛在一边, 把他们的受害者当作要清除的障碍物, 而不是由造物主赋予不可剥夺的人权的人, 在这些权利当中有生命、自由和贫瘠的土地、水和事业资源的神圣性, 失去这些, 他们在其祖先家园中继续生存下去就有致命的危险。

88. 当无辜的受害者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时, 任意和反复无常的行政管理就是最糟糕的暴政。他的土地会被没收吗? 他的水会被截止吗? 他的子女会受到残忍无情怀有敌意的监狱看守监禁吗? 这种看守总是渴望获取又一个猎物。人们无论年纪多大, 在无法忍受的生存期间, 都会仅仅因为表示某种抗议就遭到惩罚或被驱逐到停火线那一边去吗? 纳布卢斯市市长就是最近的一个受害者。他在监狱中已绝食 12 天, 他的妻子今天已到阿拉伯耶路撒冷的红十字组织里避难, 并开始进行她自己的绝食。

89. 天晓得通常庄严地称作人权和民权的東西还剩下什么? 更不用说民族特性和自决这种政治权利了, 它们是这个地球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90. 事实比任何描绘性的语言更为雄辩, 而事实又是可怕和冷酷的。就在今年 7 月, 一个安全理事会委员会<sup>13</sup> 明确地确认, 阿拉伯耶路撒冷被占领土的 27% 和两岸与加沙地带其余地方已被吞并和沦为殖民地了; 尽管 1968 年 12 月 19 日的大会第 2452 (XXIII) 号决议十分明确…… (原稿缺)

91. 几十万耶路撒冷、两岸和加沙地带的居民不得不出国寻求有报酬的工作, 维持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 因为占领使他们失去了维持生活的一切可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居民出走, 看不到任何希望或尽头地越过约旦河谋求活路。这是当代世界所经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占领。可以毫不夸张或添枝加叶地说,

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整个一个民族在肉体和精神上正在缓缓死去，逐渐消亡。

92. 如同一切外国占领天生可憎一样，当公然对圣地几乎每一个角落系统地进行掠夺和殖民时，就倍加有害。在戈兰高地，用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话来说，占领是半全部的。

93. 以色列的占领依靠从外部发起并给予大量支持的有组织的暴力，正努力单方面地将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和第 338 (1973) 号决议所设想的、在适当的联合国主办下由有关各方参与的多边谈判和协议完成的局面在地面上勾划出来。

94. 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不仅仅是要消除以色列侵略阿拉伯三国的后果。它所涉及的范围要深远的多，是要努力最终解决在占领下和被放逐的 400 万巴勒斯坦人的悲剧。因此，不可理解并无法原谅的是，有着最紧密和最直接关系，并且是命运交关的巴勒斯坦人民，竟然被排除在外，不得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我几乎无需再宣称，巴解组织已被普遍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本大会也已反复确认了这一事实。

95. 实际上，几乎在 30 年前，约旦哈希姆王国于 1950 年 4 月 24 日一致通过的东岸之间统一的议会法案在第二条中就明确规定：

“……重申其意向为维护阿拉伯在巴勒斯坦的充分权利，在行使其天赋权利中采用一切合法手段捍卫这些权利，但不损害在民族愿望、阿拉伯内部合作和国际正义的范围内最后解决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

96. 目前在一项最后解决方案中考虑到所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权利的命运。如果这种解决方案竟然采取独说独讲而不是对话的形式，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排除在外，不得参与设计他们的命运和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那将是对正义的一种曲解。

97. 没有必要再重申什么巴勒斯坦困局是中东冲突的核心。一旦这个问题在法律、道德、正义和可接受的范围内得以解决，广泛的冲突亦将得到解决。然而这也正是为什么目前促进公正解决的努力不仅陷

于困境，而且还使早就难以应付的局面更加棘手的原因所在。

98. 约旦对公正持久和平的承诺是始终一贯和坚定不移的。任何有识之士都不会对此事实有争议。那么为什么约旦又同整个阿拉伯世界一致阻止目前不在联合国主办之下进行的和平努力呢？答案十分显然。出于一些非常实质性的和不可避免的考虑，约旦别无他择，只有拒绝戴维营协议。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可以归纳如下。

99. 首先，现有的解决被占领土问题——首先是耶路撒冷问题——的框架具有先天性缺陷，因为它明确容忍无限期地永久实行军事占领。这同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并在第 338 (1973) 号决议中重申的原则悬殊很大，该两项决议极其明确地规定，不容许以武力获取领土，并要求以色列占领军队撤离 1967 年所占的领土，其中当然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戴维营协议中关于将以色列军队调到被占领土内指定地区的规定，不过是一种军事上或许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它并未结束军事占领。人们可以走过纽约、伦敦或巴黎街道，几乎碰不到一个士兵。难道这就是说，这三个大国里没有任何军队保卫他们的国土吗？当然是有这种部队，但是它们都驻扎在保卫它们自己的国家和公民所应当驻扎的地方。

100. 另一方面，以色列军事调动的目的只能是永久征服被占领地的人民，像“老大哥”一样监视被征服国民行为规矩。如果提出安全理由，我们要强调指出，弱者总是比强者更需要安全。而且，持久和平的前提绝不能建立在刺刀尖上，而应建立在友好、和睦和自愿平等地相互都能接受的基础之上。

101. 其次，约旦强烈反对任何将使其值得骄傲和最亲密的亲属和伙伴降低到受以色列君主监护地位的建议。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也是对不屈不挠的人民的冒犯，他们神圣的土地曾经是文明的摇篮，和照亮世世代代的灯塔。

102. 他们对巴勒斯坦暂时的主权独立，几乎在 60 年前就曾得到国际联盟的承认。然而现在，当非殖民化几乎完成之时，却要求我们带着根本不相同和重大的保留，默认将他们降低到所谓的自治，并失去

任何有意义的自由、地理结合、自决或在现在或将来独立的种种属性。

103. 这是最丑恶形式的种族殖民主义，因为它使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居民与享有特权的以色列殖民者两极分化，后者首先就无权居住在那里，然而却对这些领土被征服的合法居民享有“治外法权”。以色列的占领将不仅继续对“外部安全”，而且也对国内公共秩序承担责任。

104. 而且，这种贬低的自治和内部解决方案将适用于现存的和实质上身分已贬低的居民，而不是他们的领土。贝京先生要求拥有该领土的主权。这显然意味着，当不可避免的致命的消耗进程开始时——它一定会开始——以色列侵略者就将到达那里，等待继承这块土地。

105. 第三，尽管有联合国一再做出的种种决议以及公认的人权准则，在长期离散和只有难民才能充分领会的极度痛苦中的背井离乡者、被逐出家园者和难民，将永远流亡下去，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受到占领者有选择的恩惠，并在没有遭到他们否决的情况下遣返回国。

106. 甚至在这种限定的条件下，到了五年过渡期末，如果以色列坚持——正如他们坚决主张一定如此，实际上现在就是如此——执行他们自己宣布的残酷没收、殖民化和吞并的政策和做法，那些返回家园的人们就将几乎找不到任何他们可以安身的地方。总之，作为国家和土地合法拥有者的巴勒斯坦人，和自有史以来，实际上是 7,000 年来一直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各国人民被依次作为不需要的对象和障碍，而不是他们自己祖辈家园的自由合法的公民。

107. 第四，在约旦既不知道也未同意的情况下要约旦扮演一个角色，使悲剧性嘲弄的顶峰达到了无法理解的麻木不仁的新的角度。所设想的角色是，约旦在暂时过渡期间，应当和占领军一道参与管辖、帮助和鼓动占领军不是去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自决和尊严的权利，而是要进行一种新的危险的公然和拙劣的镇压。

108. 这是约旦绝不会赞成的角色，因为约旦是

一个受到我们阿拉伯的伟大遗产和伊斯兰传统熏染的国家。约旦绝不会成为奴役它国人民的帮凶，更不会奴役我们与之有着共同遗产和国家地位并且在苦难给予致命打击之前在尊严与平等情况下享有共同主权的兄弟姐妹。

109.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一点：如果目前的和平进程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不可容忍，那我们得提出什么积极的选择呢？我想借此机会强调，1978 年 11 月 2 日至 5 日在巴格达举行的第九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 1979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突尼斯举行的第十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虽然谴责了戴维营协议，但并未拒绝和平解决冲突，而是反对所有 21 个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代表一致认为显然不公正和一边倒的东西。我指的是迎合了以色列的扩张、吞并和统治的最终目标，同时忽视了真正偿还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和神圣权利的那个进程。虽然我们并不主张发明解决这种冲突的灵丹妙方，然而我们历来的积极反应是，和平努力应当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并且受到产生于自然的正义——人和神的法律原则——和表达及体现这些永恒正义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准则的鼓舞。

110. 但是，关键的还是使双方去实现和平。因此，至关重要是以色列领导和人民应当进行深刻的反省，并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他们真正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或应当是什么，因为必须毫无矛盾心理或含糊其词地作出基本决定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111. 正如我们自 1967 年以来一再指出的那样，以色列人可以要么拥有被占土地，要么拥有和平，但是肯定他们不可能两者兼得。他们首要的选择必须是他们是否选择与自己的邻国在和平、和睦和平等与公正的情况下生活。如果他们的选择是这样，那就可以在联合国主持下，与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就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所有其他问题进行合理的讨论。这很可能是长期以来和平解决的最后机会。

112. 相反，如果以色列选择的目标是在不断加剧的军事扩张中，在整个巴勒斯坦及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实行顽固的和排外性的吞并和霸权主义，那就没有必要在毫无用处的得不到满足的期望中耗费时间或精力了。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欺骗我们的人民或我们

的群众。后果将不可避免地使几十年的冲突变成世世代代的斗争。

113. 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将重新考虑，实际上正在考虑做出符合我们民族利益、安全和生存的选择。我们深信本大会所代表的人类绝大多数毫不畏缩的支持。我们的信心产生于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我们方针的适度、和联合国绝对忠实于自己崇高的原则、它的宪章和在宪章的文字与精神启发下做出的各项决议。不能也不应当满足于一些国家完全无视普遍的人类社会准则的主流而擅自制订它们自己贪婪的法律和政策。

114. 我没有必要再重申，这不仅适用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而且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仍然遭受种族压迫的所有其他地区的同胞的悲惨处境。在这两种情况下，正如阿拉伯谚语所说，非正义可能有一天胜利，但是正义将不可避免有一千天胜利。

115. 在寻求中东和平当中，我认为必须强调一个主要问题，它既是地区性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在我们的头脑和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它在我们人类几十亿人的心目中所占的位置一样。这就是三大一神教信徒的圣地耶路撒冷的命运问题。当杰布西特闪米特族阿拉伯人在大约 5,000 年前建造它时，它的神圣性甚至居于三大宗教之首，他们恭敬而适当地称它为乌鲁-萨利姆——和平之城。既然它是上帝与和平之城，那么由于否认他人所珍视的一种正当权益的武断要求，它竟然成为人类冲突的场所，这是不可思议、令人厌恶和冒渎神灵的。

116. 它应当是仁慈、善良、热诚和与神意交流的天然场所。它应当是所有那些相信人类固有的善良的人们普遍聚会的地方，这是万物之主指定的地方。排他性的宗派、狭隘的和世俗的要求与野心，绝不应当损害它的普遍意义。

117. 我认为必须声明的是，就我们人民来说，我们宁愿死去也不愿任其转让他人。任何持久的解决方案都绝不应当忽视或贬低我们公民——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和我们的伊斯兰世界同教派人对这个宁静而光荣的上帝和人的城市的强烈和根深蒂固的情感。

118. 以色列从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军事撤离，是任何公正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在这和平摇篮以及集体国际承诺的地方，所有宗教信徒的礼拜、迁徙和出入自由可以得到保障和保证。

119. 对神圣的耶路撒冷城的明智和审慎的态度，可赢得一个世界，也可失去一个世界。世界经不起无视这个城市的命运、独特使命和它对世界和平与精神和谐的最终影响。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120. 我还想再说几句。我愿提醒今天上午发言的以色列大使，如果有谁同广告业有关系的话——他已指责阿拉伯国家有这种关系——那正是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以色列根本不必再了解。因为它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在告诉人们，它拥有这一行业，并且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骗活动中进行着操纵。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大使今天上午才熟练地描绘了广告业做的事和打算去做的事。既然我们是学生，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的指教中有所受益：“使人们头脑迟钝，使与会者麻木不仁，直到他们完全由于疲惫不堪，顺从地在指定的时间内去重复指定的口号。”〔第 78 次会议，第 27 段〕但是，令以色列大使沮丧的是，这一手法在联合国是根本不行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们学问高深，通晓事理，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此反对操纵群众。它们不可能轻信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骗局。以色列大使可以攻击它们敏锐的判断力，但是损害不了它们的正直与智慧。

121. 在几乎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上，巴勒斯坦一直是有着共同社会或社区的较大群体的中心和焦点，这一事实并非意味着不存在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新泽西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新泽西或新泽西人民。巴勒斯坦及其人民历来处于中心地位，恰恰是由于以色列阴谋篡夺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才与其庞大的一致社会分离开来。1916 年 5 月 16 日的赛克斯-皮科特协议就是以色列为了实现活生生地肢解并较轻易地用武力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

122. 我想问一问，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整个存在时间极其短暂，他们是如何像以色列代表今天上

午所说的“3,000 多年来”与巴勒斯坦“保持着不断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读过历史。

123. 那么那些在有记载的历史上 7,000 年来从未离开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当地人呢？他们不见了吗？是他们使用面具隐藏起来了？还是像以色列人希望他们的那样“暂时缺席”？在以色列人短暂侨居和入侵巴勒斯坦期间，以色列人的记载不是也承认他们在他们称之为“牛奶和蜂蜜的土地”的迦南、巴勒斯坦沿海和平原地区腓力斯的土地上进行过战斗吗？我们是不是也要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同鬼怪和海市蜃楼进行过战斗，或者这一历史仅仅是神话呢？如果以色列代表愿意否定他自己的圣书，我们却不愿意，因为它们把它们视为宗教经典。

124. 我同意布卢姆大使所说的，“即使这个民族的一大部分人由一个流亡地被驱赶到另一个流亡地，但是许多人继续留了下来”〔同上，第 35 段〕。他们确实留下来了，并且现在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都已成为基督教徒或穆斯林教徒。但是，正如凯斯特勒<sup>14</sup>所证明的，这无疑并不适用于东欧犹太人、哈扎尔人，他们早在八九百年前就认定犹太教为宗教，但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却没有任何根基，同闪米特族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这些人民根据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策动了驱赶巴勒斯坦人民的运动。

125. 我们十分痛惜并谴责他们在欧洲所受的迫害，而我们也同样十分痛惜并谴责，无辜的第三者——巴勒斯坦人民——竟然被选择来为此付出代价。

126. 布卢姆大使对伊拉克已故国王费萨尔的引证，不仅是公然的歪曲，而且也是不真实的。几年前，我同他的私人秘书、已故的阿维尼·阿卜杜拉·哈迪先生在他在开罗的藏书室进行过多次会晤，他否认了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曲解的整个说法。费萨尔国王并不反对数量适当的真正的犹太人，像阿拉伯人在整个历史上所做的那样，到巴勒斯坦生活。事实上，每次犹太人遭到迫害时，总是阿拉伯人对犹太人说：“欢迎你们来避难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绝非仅有。但是他绝不赞成犹太复国主义者占压倒多数或取代巴勒

斯坦人民。事实上，他的父亲、已故国王侯赛因宁愿失去王位和被放逐到塞浦路斯而孤独地死去。他也放弃了在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所设想的阿拉伯统一版图，而不愿失去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一寸土地。

127. 至于布卢姆大使关于联盟的委任统治包括约旦河两岸的诡诈的说法，我想提醒他，委任统治在 1922 年就禁止在约旦适用无耻和非法的鲍尔弗宣言，约旦在 1946 年成为主权和独立的国家。

128. 首先，正如我早先说的，英国在 1917 年没有任何转让的法律权威。在 1922 年国际联盟的赞同下，甚至非法转让者也未答应转让约旦领土。

129. 既然布卢姆大使在辽阔的阿拉伯世界和他认为小小的以色列之间进行荒谬的比较，那么我想提醒他，真正的比较应当是同大多数犹太人移民自然归属的辽阔国家比较，而不是同巴勒斯坦当地人民的小小家园进行比较。此外，从道义上讲，这就好像在对另一个男人或妇女说：“你们有九个孩子，而我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你们不同意让出你们的一个孩子？”

130. 无论阿拉伯世界是 500 万平方英里还是 5,000 平方英里，巴勒斯坦人民依据自己的权利，都与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家园有着难以摆脱的联系。以色列的态度完全忽视了个人和巴勒斯坦人这样的弱小民族的内在价值。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拥有 1,000 万至 1,500 万信奉犹太教的美国人、或有 300 万属于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犹太人，或对他们的财富，或是他们在全世界势力范围内的可怕影响并不嫉妒呢？

131. 当以色列人开始从人的角度想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时，那时，也只有那时，才会有任何真实的和平前景。

132.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联合国高度重视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同时对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进程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世界上人们越来越坚信埃及一贯提倡的原则的正确性；即这个问题是整个局势的核心，而公正解决这个问题是该地区持久和平的基础。今天人们已

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并不比世界上已重新获得自由的其他人民低下。因此，这部分人民应当重新获得自由并行使其自决权也是无可争议的。自 1947 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不断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组织的许许多多的决议和倡议中都反映了这一问题，以争取公正和平地解决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33. 自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在本论坛上向联合国所代表的世界各国人民讲话，阐明埃及关于世界重大问题，尤其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sup>15</sup>以来，几乎过去了四年。这个问题对埃及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是一个正义问题，是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萨达特总统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埃及关于必须寻求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立场，这些人民不应当继续在贫困中生活，他们应当重新恢复自己的面貌，以便积极地致力于我们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134. 幸运的是，此间大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给予巴勒斯坦问题以重视之时，正好世界两天之后将庆祝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这一天，埃及人民和埃及各机构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表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事业。联合国纪念这一天，证明了本组织十分重视巴勒斯坦问题，因为联合国负有保护世界各国人民，并使他们、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重新得到自己的权利的特别责任。埃及参加了联合国去年举行的庆祝会，它也将参加今年 11 月 29 日的庆祝会。去年庆祝会上，萨达特总统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贺电中，表达了埃及的支持和声援。萨达特总统说：

“兄弟般的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光荣的历史上受到种种要消灭其民族特性的企图威胁，有时甚至要否定它的生存并试图从肉体和精神上消灭这种存在。所有这些企图，除了背离合法性和正义的基本因素之外，也是我们地区面临的这场空前的人类悲剧的主要原因。这也导致该地区人民长期遭受紧张局势、战争和破坏的痛苦，大批人力和物力被浪费，而不是用于发展、幸福和繁荣。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埃及在所有的阿拉

伯国家和热爱和平的国家及联合国内外各国的支持下，带头号召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以便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能保证该地区各国人民享有在自己国家和平生活的权利，而不用担心遭到任何威胁或侵略。”<sup>16</sup>

135. 埃及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是不容改变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而且，它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外国占领和移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埃及争取结束这些不公正状况的斗争是始终不懈的。作为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和支柱之一，埃及在漫长历史的各个时期都蒙受过上述非正义的待遇。它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1967 年 6 月的事件，就是反对埃及争取我们阿拉伯民族、我们非洲大陆和整个第三世界美好未来的斗争的殖民主义侵略顶峰。在本届会议期间，埃及外交国务部长曾在大会上说：

“在中东，任何人都未忍受过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埃及人民所能够承受的痛苦。中东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第 15 次会议，第 120 段〕。

136. 自 1967 年战争以来，埃及始终在各个领域坚持斗争。就像它曾以必要的无比的勇气投入战争一样，现在它又开始打一场和平战役，一场确保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战役。对明智的人来讲，和平战役甚至比战争更为艰巨。进行战争，造成种种痛苦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而负有一切历史责任的和平战役则甚至更加微妙和棘手。它需要有战争所需的同样的能力和同等的力量。埃及在这两场战役中都证明，它完全清楚自己的责任，并准备根据这些责任而行动。

137. 埃及对这些原则的坚定信念，使它得以通过政治和军事对抗来反对以色列。正如它接受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并同秘书长执行该决议的特别代表贡纳尔·雅林先生进行合作一样；它也行使了保卫其领土的天赋权利。与此同时，在以色列占领的头六年期间，它对一切和平倡议、特别是非统组织“贤人委员会”的产生表示欢迎，后来它又参加了光荣的十月战争，以挫败造成既成事实和永久保持“不战不和”状态的阴谋。



138. 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在大会发言中强调说：

“埃及在两种情况下都致力于和平。它与和平倡议的协作并不是出于战术目的，要得到暂时的宣传收益，而仅仅是出于它对联合国宪章所提倡的原则坚信不移，并致力于使后世免遭战祸……。埃及并未将使用武器作为目的本身；而是将此举动作为一种手段来打破强加于我们地区的僵局……。无疑，各位代表都将记得，当埃及武装部队打破巴列夫防线，进行历史性的横渡苏伊士运河时……，萨达特总统请求召开一个包括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以寻求公正持久的和平。正是十月斋月战争，才使巴勒斯坦问题有可能在冲突的中心和斗争的核心占据恰当的位置。”〔同上，第 122 段〕。

139. 面对以色列的占领，埃及一直耐心而又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恢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权利。撤离西奈仅仅是从包括耶路撒冷圣城在内的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全部撤离的一部分。埃及所谋求的是一项全面解决方案。以色列不能要求任何被占领的阿拉伯或巴勒斯坦领土的主权，因为主权属于生活在这些领土上的人民；主权属于巴勒斯坦人民。因此，人们应当永远记得，在戴维营协议<sup>17</sup>框架内的承诺，就是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以及所有有关各方参与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在这个框架内，埃及将可收复其被占领土；叙利亚将收复它的领土；黎巴嫩将恢复其领土统一；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将重新获得他们拥有土地和自决的权利；而以色列也将在相互安全范围内，而不是牺牲他人权利的情况下，保证它自身的安全。

140. 埃及如果不是考虑到下述基本事实，也不会开始进行这一艰巨的工作。

141. 第一，巴勒斯坦问题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冲突的核心。因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解决棘手的中东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142. 其次，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复杂、多方面的问题。它需要我们千方百计，研究一切可能，不要再次采取一种错失良机的政策。

143. 第三，将要达成的是过渡安排，它们将为解决和减轻被占土地上我们同胞的一些苦难铺平道路，提供相互承认的机会，并为有关双方之间的谈判敞开大门。

144. 第四，在所有这些方面，埃及均未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讲话。我重复一遍：在所有这些方面，埃及均未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讲话。它从未并且现在也不要求拥有代表该人民讲话的权利，只有巴勒斯坦人民自己才有权对自己的前途发言或选择自己的代表。

145. 第五，在一切情况下，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才可就巴勒斯坦问题的形式和实质做出最后决定。

146. 埃及十分清楚，戴维营纲领不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然而，无疑的是，第一，这些协议打破了使巴勒斯坦问题毫无起色的僵局；其次，它们迫使以色列做出了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具体的承诺；第三，它们是向着合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迈出的建设性的第一步。

副主席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代行主席职务。

147. 巴勒斯坦问题日益得到广泛的支持。仅在去年期间，我们就目睹了以下几个支持的例子。首先，欧洲九国于 1979 年 6 月 18 日发表声明〔A/34/344-S/13423〕，它们在声明中强调了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但也表示承认，在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中，将必须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他们拥有自己家园的权利。欧洲九国声明特别对以色列政府关于要求对被占领土拥有最终主权的立场和它建立定居点的政策表示非常遗憾，它们与第 242 (1967) 号决议的宗旨背道而驰。第二个例子是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于 1979 年 7 月 6 日至 20 日在蒙罗维亚举行的第三十三次常会上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非统组织在该决议中强调了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A/34/552，附件一，CM/Res.725 (XXXIII)〕。第三个这种支持的例子是今年 9 月 13 日至 21 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 66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世界各国议会代表在该决议中表示支持大会各项决议，强调必须在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之间达成一项全面解决方案，并

要求以色列撤离一切被占领土，其中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见 A/34/619，附件二，*Res.11*〕。埃及在与世界各国人民代表不间断的接触中，对通过这类决议一向表示赞成。

148. 这仅仅是人们日益支持巴勒斯坦问题的几个例子。

149. 对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措施、譬如继续奉行允许以色列公民购买巴勒斯坦土地的定居点政策和驱逐像当选的纳布卢斯市长巴萨姆·沙卡先生这样的巴勒斯坦人代表（仅仅举这少数几个例子），埃及表示非常遗憾。埃及在联合国内外一向毫不犹豫地反复强调它反对这些措施，同时它将继续努力制止它认为与公正全面和平不一致的定居点政策，和对当选的巴勒斯坦人代表的驱逐。

150. 我不想详细谈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尽管我们对报告的一些段落有某些看法和保留。梅杜恩·法尔先生出色地介绍了该委员会为捍卫和巩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所做出的努力。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关于这一点联合国负有特别的历史责任。该委员会提出好几项重要的倡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今年8月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该委员会报告期间，法尔先生在其所有成员和观察员的赞同下，代表该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均衡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可以帮助推动事态发展，并能大大促进问题的解决。这项决议草案载于文件 S/13514，<sup>18</sup>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涉及下列原则：首先，坚信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其次，重申迫切需要通过以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以及联合国有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决议为基础的全面解决方案，来建立一种公正持久的和平；第三，也就是最后一点，对于因以色列坚持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以及它拒绝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而继续恶化的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并重申不容许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获取领土的原则；重申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尤其是第 237（1967）、242（1967）、252（1968）、338（1973）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并申明，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大会各项决议，尤其是

1948年12月11日的第194（III）号决议，巴勒斯坦人民应当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和巴勒斯坦难民希望返回家园，与邻国和平生活的权利，以及那些不愿返回接受对其财产赔偿的人们的权利。

151. 这些就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今年8月拟定的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份草案载有我们组织可以赞同并能够遵守的重要内容。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各国无论在大会还是在安全理事会上都通过这些内容。

152. 每一个埃及人都非常珍惜巴勒斯坦事业，埃及要同意的正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一个民族能享有的权利不能不让别人也享有。在埃及人民做出种种牺牲之后，埃及绝不会接受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任何侵犯。埃及人民已经做的并将继续做的只是他们对其同胞、巴勒斯坦人民应尽的责任，巴勒斯坦人民才具有收复其土地、拥有其自己的国家、享有安全并升起自己国旗的绝对的权利。

153. 关于这一点，我想回顾埃及外交国务部长曾向大会强调指出的：即埃及以支持巴解组织为其政策的基础，直至由于埃及的倡议和努力，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承认该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尽管某些方面对埃及进行种种批评，但它仍将继续进行这样的努力。埃及时刻准备给巴解组织以支持，并以建设性的行动同它站在一起，而不是夸夸其谈或争论不休。

154. 最后谈谈耶路撒冷问题，对埃及人民来说，它是一个特别而神圣的地方。我们的立场是，阿拉伯耶路撒冷是西岸的组成部分，它不应被以色列占领，同时应恢复其阿拉伯主权。因此，埃及要求执行联合国有关耶路撒冷的各项决议。

155. 巴勒斯坦事业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它需要所有明智的人们给予各种物质支持，他们都认识到，如果巴勒斯坦人民不是通过重新获得自由和他们的家园来恢复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敏感地区——不仅仅是该地区，而且是世界——实现和平。

156. 贾马勒先生（卡塔尔）：我十分高兴地在开始发言时，代表我国代表团，就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及其成员为本届会议拟订报告〔A/34/35 和 Corr.1〕所做出的努力，向他们表示感谢，该报告反映出诚实与公正，其目的在于为巴勒斯坦事业寻找一项持久和公正的解决办法。

157. 自该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交其第一份报告〔该报告获得通过而成为第 31/20 号决议〕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和事态发展，已经证明委员会这些建议的正确性，同时我认为，自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无损于这些建议，反而使它们甚至更加尖锐和紧迫。中东目前的种种事件再次证明，迫切需要加速执行这些建议。

158. 如果说两年来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导致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使两个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明朗化。

159. 第一个事实是，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和平的关键，而不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就不可能产生打开世界这一极其重要地区和平之门的钥匙。第二个事实是，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任何与这两个基本现实不相符的努力和行动，都不会给中东带来和平。

160. 绝对没有任何疑问的是，大会三年来所通过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是以承认这两个基本现实为基础的。因此，普遍承认这些建议，就是产生公正持久地解决冲突的最佳途径的实际表示。非统组织、以及伊斯兰会议和不结盟运动都已重申了这些建议。正如巴解组织日益出现在全世界外交界和巴解组织领导人与尤其是西方国家当局之间积极的政治对话所表明的，世界已承认了这两个事实。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努力从世界这一敏感地区消除后果不可预料的新的武装冲突危险。

161. 因此，卡塔尔政府想呼吁那些以相互利益为基础，与阿拉伯国家在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有联系的西方国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162. 巴勒斯坦问题 30 年来一直是固定议程项目之一，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它的紧迫性却并未减弱。恰恰相反，我认为它现在甚至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甚至更加危险。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坚持占领阿拉伯领土，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中东地区已成为一个可导致一场新的对抗的不可捉摸的紧张地区，其后果不仅对该地区，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无法预料的。

163. 国际社会今天比以往更加清楚，制造了这一问题的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通过在 1967 年 6 月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扩张主义侵略，使问题又增加了新的方面。毋庸置疑的是，以色列坚持违犯联合国宪章、蔑视国际法和许许多多联合国决议的基本原则、奉行侵略扩张主义政策，采取种族主义做法，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种种因素均妨碍寻求任何解决冲突的办法，这就使中东地区日益紧张，并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164. 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是 30 多年来一直身受最卑劣的一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的人民的事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会员国都经历过殖民主义的不幸，但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今天所遭受的痛苦是绝对没有任何先例的，因为这不只是攫取土地、剥削资源和压迫人民。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企图建立定居点，正在努力把合法居民赶出他们的家园，从物质和精神上消灭他们的存在，并让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入的犹太移民取而代之。

165.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在代尔亚辛和其他地区对没有武器的巴勒斯坦儿女进行了可怕的屠杀，同时以色列部队自 1967 年以来一直继续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上进行军事占领。以色列还没收土地，建立定居点，驱逐居民，并将人民选出的代表驱逐出境，就像在纳布卢斯市长和被占土地上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身上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以色列还破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住宅，并使他们遭受最悲惨的压迫与迫害，从而蔑视国际社会的决定、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166. 为了执行通过消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来取消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毫不犹豫地在地面和空中

对黎巴嫩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蛮进攻。犹太复国恐怖主义也在该地区以外的地区、世界大都市里迫害巴勒斯坦的子孙及其领袖。这些只不过是说明巴勒斯坦人正在遭受迫害的几个例子而已。

167. 自 1948 年以来一直遭受占领并被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至少在官方——看作是公民的巴勒斯坦人民，并未免遭最可恶的种族主义做法的迫害。正是为了作出榜样，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决定，如果当局决定没收内盖夫居民的土地，他们没有去法院上诉的权利。与“加利利犹太化”的口号相一致，加利利的阿拉伯居民也遭到无情的巧取豪夺。至于“返回的权利”，这是一条使每个犹太人仅仅因为他具有犹太信仰即可成为一名以色列公民的种族主义法律，而巴勒斯坦的子孙却被强行赶走，并不得进入该地区，即便是访问也不行。以色列教授沙哈克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名物理学教授，他在沙哈克文件第 24 号第 58 页上说：

“种族隔离政策有它自己的一面——也就是说，模棱两可。尽管对南非黑人的歧视有很多方面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歧视十分相似，然而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因为在南非种族隔离法律是以一种完全公开和十分明确说明的方式颁布的，而在以色列，虽然也同样存在种族隔离，但是它却被伪装隐蔽起来。我认为，这种隐蔽和欺骗性的歧视比公开的更坏、更卑劣。”

在沙哈克教授所列举的例子中有关于以色列儿童领取补助的法律问题，该法并未公开说犹太儿童有资格补助，阿拉伯儿童没资格补助，但它的确规定，只有其父母一方在以色列军队或某一犹太人军事组织中服务的儿童，才有资格领取这种补助。沙哈克教授因此就问，在给儿童牛奶和军事服役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除非其目的就是要剥夺以色列的阿拉伯儿童的牛奶。

168. 这仅仅是揭露在犹太复国主义法律中存在种族歧视的许许多多例子当中的几例。这些法律违背了大会 1963 年 11 月 20 日第 1904 (XVIII)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这是大会第 3379 (XXX) 号决议中所提到的那些行为的又一

个无可驳辩的证明，该决议指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歧视。

169. 卡塔尔国坚持高级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尤其是阿尔及尔、拉巴特、巴格达和最近的突尼斯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议中所体现的阿拉伯的一致性，突尼斯会议再一次宣称，“在阿拉伯人反对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威胁整个阿拉伯民族命运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长期冲突中，巴勒斯坦问题是冲突的核心。”〔见 A/34/763，附件〕。根据国际社会所采取的，以及联合国决议和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那些决议所表达的立场，卡塔尔国再次重申下列基本原则，没有这些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找到任何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也不可能在中东建立持久而公正的和平，而这必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

170. 首先，以色列必须全部彻底地撤出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

171. 其次，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他们也必须行使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以便可以实现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中所规定的自决、民族主权及收复家园。

172.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所有涉及巴勒斯坦事业和中东冲突的会议和审议的权利，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冲突的关键。换句话说，除了巴解组织以外，任何一方或当局都无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讲话。

173. 第四，任何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协议或谈判都是不能允许的和非合法的，除非享有充分的权利，并且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的巴解组织参与其事，因为正如第 33/28A 号决议所规定的，该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174. 因此，卡塔尔政府认为，戴维营协议侵犯了阿拉伯的一致性，并违背联合国宪章与各项决议。它们也违背了阿拉伯联盟宪章，因为它们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完全无视耶路撒冷圣城的问题。

175. 根据这些协议，以色列已表明它希望消灭在巴勒斯坦、加沙和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人民。关于称之为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自治谈判，以色列证明，这些仅仅是拖延战术而已，其目的是要巩固对现存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占领。

176. 卡塔尔国认为，大会在过去三届会议上都通过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种种建议，这无可辩驳地证明，国际社会已经选定了公正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途径。因此，令人遗憾和不可思议的是，安全理事会仍未履行宪章所赋予它的职责，因为它还没有通过这些建议。我们认为，它未能通过这些建议，就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卡塔尔国呼吁所有会员国竭尽全力，务必使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职责，并竭尽全力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当迅速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本地区的冲突有可能恶化并导致为整个地区的一场大战。

177. 霍拉伊先生（匈牙利）：我国代表团认为，中东冲突的根本原因仍未消除的这一事实，是对该地区和平的一种永恒的危险，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严重威胁。这种爆炸性局面令我国代表团严重关切，为了该地区各国人民以及整个和平的利益，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一点，我想说，我对我们全体会议的目前辩论正在涉及问题的真正核心部分感到满意。

178. 众所周知，中东冲突的主要因素是巴勒斯坦问题。人们可以试图隐瞒，但却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不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愿望，在中东就不能取得任何解决办法。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不结盟运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承认。而且，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也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难道这还不是表明，国际上一致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民族特性和返回家园的权利吗？答案十分显然。

179. 1975 年，大会设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该委员会三年前提出的种种建

议已得到大会的赞同。联合国这一最高论坛的每届会议都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但是迄今在这一问题上还未见有任何行动。这些建议含有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30 年来就巴勒斯坦问题通过的种种决议的主要内容，即，首先，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决的权利；其次，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第三，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四，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采用一切手段重新获得其权利的权利。我们毫不怀疑，执行这些原则和决议，将产生可以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客观条件，而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中东战争或和平问题的实质。

180. 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某些国家阻止执行这些决议，并试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及其代表的问题上分裂阿拉伯民族。这种企图破坏了和平努力，并忽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在任何框架内，在代表中东内外某些方面进行的任何单独交易中出现的这种企图，就是要阴谋破坏巴勒斯坦人民的统一，并消灭巴解组织。另一方面，我们欢迎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当然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国家，仍继续全力支持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努力争取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载有解决办法的公正原则并号召行动起来决议。

181. 这种局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拒绝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否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享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并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侵犯一些国家的权利和该地区爆炸性局面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以色列拒绝撤出它在 1967 年战争之前属于阿拉伯国家的界线内的军队，反而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来改变地理特征、人口结构和被占领土的合法地位。这种兼并政策公然赤裸裸地违背了不容许以战争手段获取领土的基本原则，同时它也无助于寻求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相反，它只能导致永久的敌视与仇恨。因此，我们认为，只有解决冲突的这一因素，并且使以色列军队从 1967 年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才可能在中东实现真正的和平。

182. 中东各国人民在过去三十年的无以言状的苦难中，已经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现在是该将这无休

无止的战争的温床变成该地区无一例外的所有各国人民持久和平与正义的家园了。我国政府的立场一向是并仍然是，从政治上全面和公正地解决中东冲突，需要所有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解组织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共同努力。

183. 与容许单独协议并延缓全面协议和解决方案的另一类机制所不同的是，这种集体行动可确实有助于公正持久地解决冲突。集体行动的结果能够彻底消灭侵略的种种后果，并立即无条件地将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归还给成为该领土合法部分的那些国家；完全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自决的民主权利；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生活。本机构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都载有这种全面解决方案的各个方面的指导方针。因此，我们不赞成任何与这些决议不一致的条约。

184. 巴列塔先生（阿尔巴尼亚）：在今天的发言中，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打算重申我们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众所周知的立场，表达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同时阐述我们对目前正在讨论中的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的看法。

185. 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巴勒斯坦人民所经受的灾难的历史，他们在长期和令人钦佩的争取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的反抗中，以及在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帝国主义大国和超级大国及各类其他反动派的阴谋的既光荣又艰巨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这一切大家都十分清楚，我们就不必再详细阐述了。

186. 犯罪、屠杀、种族灭绝的种族主义政策，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所占有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上进行了几十年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行动，受到了各国人民、整个世界舆论的谴责。到处都对迫害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感受强烈的愤慨，进步世界、充满和平、自由和正义理想的国家始终表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必要回顾说，以色列只能指望其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所表示的兴趣和某些众所周知的反动派、譬如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的同情。

187. 但是，如果再次要求大会审议巴勒斯坦这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就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人民还在继续遭受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其他长期以来试图压制其反抗的敌人的阴谋诡计。

188. 目前，除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及共同谋者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企图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能找到该地区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只能是幻想。

189. 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是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侵略的最悲惨的结果，而不消除这种后果，世界这一地区的局势就不可能得到丝毫改善。

190.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和超级大国对中东地区的不断干涉，而这种干涉又总是有利于以色列，不利于阿拉伯各国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来遭受的种种不幸根源的以色列侵略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就不可能持续如此长久。

191. 美帝国主义是以色列获取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能量，以奉行侵略与扩张的政策，继续占领阿拉伯土地并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家园的主要来源。以色列凭借可获得的一切经济和财政手段及来自美国的武器和来自苏联的士兵与定居者，傲慢地继续对阿拉伯各国人民进行侵略，并着手使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土地失去国家地位。

192. 正是美国不断提供的支持和以色列的厚颜无耻——它知道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在中东的竞争对它有利的程度——说明了以色列能够坚持无视世界舆论，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与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原因。以色列聪明地利用了超级大国坚持把它作为在中东进行侵略和破坏稳定的工具——就像一支指向阿拉伯国家的利箭——的自私自利考虑。正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野心、它们的对抗和它们激烈的交易挑起并保持着危险和紧张的中东局势，给公正和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障碍。

193. 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敌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所有这些侵略行动、这些花招和阴谋的主要目的，始终是要抹煞巴勒斯坦问题。的确，它们迄今尚未达到目的，但是它们仍未放弃努力。每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都试图利用最微小的机会，通过在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上大作文章，确使自己对他方占有优势。一段时间以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中东外交活动和阴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但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在事件使它们处于比较遥远的地位上时，仍未失去时机选择感，并随时准备当情况不利于它们的竞争者时，便以更加激烈的方式作出反应。

194. 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谈判，使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甚至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阿拉伯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认为，在签订单独的埃-以条约之后该地区所产生的局势，打击了巴勒斯坦人民事业，支持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

195. 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十分迅速地继续干下去并尽可能地实现它们早已策划的有损巴勒斯坦人民的阴谋诡计。它们看到时局不利于它们，以及它们为分裂阿拉伯各国人民并削弱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对巴勒斯坦人民一致支持所策划的策略和大量狡诈的阴谋有可能遭到彻底失败，欺骗性的中东和平景象也不可能持续长久。

196. 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时刻担心从戴维营协议和单独条约不能使它们如愿以偿，同时又对伊朗的例子感到惊慌，因而按捺不住，急于实现它们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阴谋，并在它设下的无数陷阱中捕捉巴勒斯坦人民。美帝国主义者和以色列这一次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将巴勒斯坦问题单独置于戴维营框架内，换句话说，就是消除这个问题，以便腾出手来阻止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分裂活动。

197. 巴勒斯坦人民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已经壮大起来；他们从未让自己被吓倒或被蒙骗。在

唯一真正的代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英勇的人民，遇到了最困难的局面，并挫败了许多阴谋；甚至当他们的敌人以为就要打败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时，他们仍然保护旺盛的斗志并挫败这些敌人。

198. 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清楚地表明，他们绝不会放弃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同时他们也绝不会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压力。

199. 我们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重新得到他们所有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彻底实现其民族愿望并在被以色列占领的自己的家园里成为自己命运主人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正如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所说的：

“以色列国家犹太复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各国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背上捏造的一个国家。

“试图将多少世纪来散居的犹太人聚拢在一起，并通过制造一种新的散居和一种新的‘现代’暴政来消灭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和民族性；实行种族灭绝，以一个貌似有理的民族性的名义来压制一个民族的权利与自由，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世界各国和进步人民的谴责，而他们的愤怒迟早将转化为一场流血的民族解放斗争，就像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今天的情况一样。”

200. 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必将获得胜利，并且由于该国人民的斗争，巴勒斯坦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民所表达的意志，更不用说再无视或践踏这种意志，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解决办法。只有当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后，才可能在中东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

201. 哈达德先生（也门）：巴勒斯坦问题正在进入一个国际政治发展的决定性阶段，因为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这个重要问题是仍未获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各国人民正在进行斗争的典型证明。

202. 这些国家人民的事业，在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其生存和巴勒斯坦民族主权合法权利的英勇斗争的框架内，正取得

新的发展。这一事业得到全世界的一致支持，证实了每一场斗争的历史实际情况，即无论占领多么凶残，或篡夺者使用了什么样的压迫手段，无论巴勒斯坦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还将承受何种深重的苦难和重大的牺牲，人民代表的是一种不可屈服的力量。

203. 任何人，只要一直注视着自 1897 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以来的、目的为占领阿拉伯巴勒斯坦并驱逐阿拉伯居民、以便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取代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阴谋，就一定知道这一运动的侵略性质，和特点是寻求实现其扩张主义目的并执行其殖民和移民政策的恐怖主义的残忍。所有那些注视着这一悲剧的人们也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在阿拉伯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一切真诚而富有建设性的努力。

204. 只要看一下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问题记录，就足以知道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反对所有给这片和平土地带来和平的国际努力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他们采用种种手段，其中包括暗杀伯纳多特伯爵这样的联合国代表、在耶路撒冷饭店搞爆炸，并加紧针对平民百姓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种以暴力和恐怖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犹太复国主义违反了自然与和平要素。正是这一点才驱使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丑恶的种族主义表现。这种一致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和侵略性质，并揭露了存在于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殖民与移民现象两者的出现。犹太复国主义在种族主义政权那里找到了天然的盟友。因此，它们之间的日益合作违背了国际合作的所有目标。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南部非洲另一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勾结，采取了以发展战争工业和大规模毁灭性手段为基础的一种侵略形式。南非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就发展核武器达成的协议，是殖民主义维持统治并延长占领的阴谋锁链的环节之一。

205. 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思想体系完全违背了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哲学与原则，以及作为文明社会基础的所有理想和道德价值。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特性的针对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

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民的恐怖主义措施，不过是在扩大和永久进行在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产生之前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这些措施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中固有的侵略性的一种具体而实际的表现。

206.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确认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性、暴力和恐怖主义特性。在他死后 26 年发表的回忆录<sup>19</sup>中，他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应当以武装暴力来获取他们渴望的土地，要满足犹太复国主义野心并占领巴勒斯坦，诉诸暴力并进行肉体消灭是不可避免的。

207. 此外，一位以色列新闻工作者、阿莫斯·凯南，从某些方面揭露了以色列占领军对阿拉伯人民实行的恐怖主义。他写道：

“我们被命令封锁村庄的入口，阻止居民在听到以色列敦促他们回家的广播后，从藏身处返回村庄。命令是向他们头的上方射击，告诉他们不要进入村庄。

“中午时，第一辆推土机到达，推倒了村边的第一幢房屋。不到十分钟，这幢房屋，其中包括屋内一切物品，变成了一堆碎石瓦砾；橄榄树、柏树统统被连根拔起。在摧毁三幢房屋之后，来自拉马拉方向的第一路人马到达了。有几乎走不动路的老人，嘟哝抱怨不休的老妇，抱着婴儿的母亲，和小孩子。孩子们哭泣着要水喝。他们都举着白旗。”<sup>20</sup>

他又接着说：

“我们让他们去拜特苏拉。他们告诉我们说，到处都在赶他们，禁止他们进入任何村庄，他们就这样没有食物、没有水地流浪了四天，有些人即将死于路边。他们要求返回村庄，并说我们最好打死他们。

“有一个男人掬着一百磅重的面粉袋整天不停地走。还有许多老人、妇女、婴儿，当我们要他们坐下时，他们筋疲力尽地就地倒下。

“我们问军官，为什么让这些难民从一个地



方到另一个地方，又被每一个地方赶出来。他们对我们说，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应当走。这些军官说，‘再者，我们又干吗要关心阿拉伯人呢？’

“越来越多的难民来了，最后有好几百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让他们返回家园，却又不允许进去。我们经不住他们的恳求。

“我们将他们赶走。他们继续像失散的牛群一样在南部徘徊。体弱的死去。我们发现，不仅是在我们地段，出于安全原因整顿边界，而且在所有其他地段都是如此。电台上的诺言并未兑现；宣布的政策从未得到执行。”<sup>21</sup>

208. 因此，阿拉伯民族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它的思想体系和做法，只不过是合法的防卫。我们认为，任何人民或民族都不可能接受对其土地的占领和对其子孙的驱赶，让从世界各地聚集的、与阿拉伯土地没有任何民族或文明联系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外国人取而代之。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占领了巴勒斯坦，而且还玷污了被认为是人类和三大一神教千百万信徒启蒙发源地的耶路撒冷圣城。他们也占领了与巴勒斯坦接界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土地，这使人对以色列以使用武力和恐怖为基础的吞并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毫无怀疑的余地。

209. 以篡夺和恐怖主义为基础的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侵略，企图吞并该地区，满足其扩张主义野心，占领该土地，并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在讲到和平时，它想到的只是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征服，和与萨达特路线的妥协，以及所谓自治的笑剧。

210. 我们坚持认为，以色列在我们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和平事业。这是经阿拉伯地区的每一种证据和情况所确认的现实。对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民实行的恐怖主义做法，譬如集体制裁、监禁、毁坏家园和建筑物、人口组成和地理上的变化，以及对纳布卢斯市市长的驱逐，所有这些打击人权并与在阿拉伯被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齐头并进的行为，不可能是促进国际社会在中东寻求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事业的因素。因此，必需改变特拉维夫所奉行的政策——以种族主义和建立定居点为基础的政策——的性质。

211. 时间已经表明，自开始占领阿拉伯巴勒斯坦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领导人从未想要建立一种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已由联合国的所有文件和联合国就此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所证实。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负责采取行动。它面临着以色列对联合国为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而作出的一切和平努力的顽强反对。我们认为再通过一项决议是毫无益处的，除非决议根据宪章第七章，载有对以色列实行制裁的规定。

212. 阿拉伯民族、伊斯兰世界和不结盟国家反对戴维营协议和萨达特政权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之间的单独和平条约，就是反对旨在孤立阿拉伯世界主要打击力量的部分措施；反对一切忽视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和巴勒斯坦人民返回自己家园并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的民族权利，因为以色列的行为褻渎了耶路撒冷圣城，并继续危及我们的文明与文化。

213. 现在是国际社会履行其职责，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保障该地区的稳定和各国人民的天然合法权利，使他们可以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时候了。

214. 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再次成为大会辩论主题的这个问题的内容和特别的范围来看，都是一个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以及联合国履行其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的能力的问题。我们认为，尽管巴勒斯坦问题是复杂的，但是仍可以用十分明确的话说清楚的。它是一国人民行使基本的自决权，其中包括建立自己国家权利的事情，该权利是一致公认的联合国宪章和当代国际法的主要原则之一。作为中东冲突的一个基本因素的巴勒斯坦问题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经历了四次毁灭性战争的地区的和平前途，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那些战争越来越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巴勒斯坦问题由于从联合国一开始以及现在仍然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成为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因而十分突出。这仅仅是强调本组织在寻求公正解决这一问题上负有特殊责任。

215.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大会根据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倡议，在履行这一职责中，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其第 1974 届会议议事日程，<sup>22</sup> 正确

地认为它是一个民族问题和中东冲突的一个根本因素。大会通过在那次会议上所作的种种重要决定，譬如明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给予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联合国的观察员地位，和邀请巴解组织参与在联合国主办下组织的所有国际会议，实际上确定和平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普遍原则。

216. 自那时以来的这五年，仅仅重申了这些重大决定的现实性和正确性，以及它们对不断扩大国际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的特别重要意义。

217. 实际上，大会本届会议的政治辩论表明，国际一致意见就是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对于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是不可缺少的。尤其重要的是，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现在都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同任何其他人民一样，享有拥有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因此享有参与一切涉及中东未来和平安排会谈的权利。正如我们历来所说的，罗马尼亚认为，无论冲突和争端有多么复杂，直接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是解决任何冲突和争端的唯一途径。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再次证明，谈判被普遍认为是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解决与中东有关的所有问题的唯一现实途径，而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参加谈判，则是切实可行地解决该地区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

218. 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一贯地并且通过其总统在所有场合下提倡政治解决冲突，以便带来全面和平，导致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其中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并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党的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上星期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再次有力地表达了我国毫不动摇的信念，即“不在自决权利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权利基础上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我们就很难在中东实现和平。”

219. 罗马尼亚一贯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参加寻求政治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与谈判。罗马尼亚恪守这一立场，是首先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

家之一。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现在世界上压倒多数的国家都承认，不找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它需要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格代表参与谈判，中东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这是无可驳辩的事实。我们认为，巴解组织最近从许多国家那里得到的大量支持，和它显然要对寻求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做出建设性贡献的打算，都是对旨在建立该地区和平的努力的一种宝贵贡献。大会已反复强调了巴解组织在促使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当中的重要作用。大会在去年的第33/28A号决议中再次要求，邀请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参加专门讨论中东问题和在联合国主持下组织的所有努力、审议和会议。

220. 正如我国代表团多次强调的，我们认为，中东局势不断给该地区 and 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危险，使联合国有必要在解决冲突与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认为尤其重要的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组织一个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解组织以及在日内瓦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议两位联合主席——苏联和美国——参与的国际会议。

221. 在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今年八月的正式访问期间，罗马尼亚曾利用机会在可能最高级别上重申，我们坚决支持通过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园权利、自决权利和建立他们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来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222. 因此，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重申了我们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式方法的立场，该委员会在最近提交给本届大会会议的报告中，重申了它那些得到大会赞同的关于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将遵循之道路的建议的有效性。我们认为——事实上在该报告的结论中已经强调——安全理事会就大会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建议采取积极行动，可以创造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A/34/35和Corr.1,第55段]。

223. 我们认为，中东的危险局势需要加紧努力，商定一个该地区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我们深信，公正持久地解决问题，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与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符合合作、缓和、和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真正利益。这种解决方案无疑将使巴勒斯坦人民在遭受这么多年的痛苦之后，能够自由和独立地安排他们的生活。

224. 这种解决办法也同样关系到以色列人民，因为很显然，只有与邻近的阿拉伯人民建立相互谅解与和平合作的关系，他们的真正安全才会有保证。由于迫切需要找到中东冲突的解决办法，我们不赞成，实际上我们是反对以色列在它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做法，其中包括建立定居点、对阿拉伯居民进行压迫和歧视，以及旨在驱逐他们的措施。我们认为，放弃这种做法与措施，才是在全面解决中东局势道路上向前迈进的开端。

225. 我们希望，目前的辩论和将要通过的决议，将使我们能够加速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的进程，并将有助于已在加紧进行的，尤其是在联合国范围内加紧进行的寻求全面解决中东局势方案、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的努力。任何行动或倡议，只要会促使在经历如此痛苦考验的世界这一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早日到来，罗马尼亚都将继续予以支持。

226. 江裕朗先生（民主柬埔寨）：同过去几年一样，大会今天在重新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时，必将再次有机会赞颂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可遏制地开展了正义而英勇的斗争，以实现他们的强烈愿望，并恢复其返回家园和在那里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的所有权利，即返回家园和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等权利，都得到整个国际社会和我们大会明确而庄严的承认及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与大会关心的是一国人民的民族权利和宪章原则应当受到普遍尊重，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应当得到保障。因为十分显然，任何人都再也无权忽视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问题是该地区冲突的核心，如果不公正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中东或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227. 正是为了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大会承认和确定的那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大会才在其第 3376 (XXX)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

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此后，大会通过赞成委员会的建议，希望证明它对委员会完成其任务时表现的能力与智慧寄予信任；此外，大会同时还希望表示它对以色列当局的坚决谴责，后者公然侵犯宪章和国际法原则，蔑视世界舆论，顽固而傲慢地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奉行其侵略、吞并和扩张的政策。

228. 在此强调指出下列事实是恰当的，今年，作为特拉维夫当局的扩张和侵略政策的一部分，它攻击了黎巴嫩南部，企图占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不结盟国家运动成员国的领土。与此同时，除了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镇压与压迫之外，以色列当局还有步骤地在被占领土上推行建立定居点的政策。在这方面，特拉维夫当局并未停止对当选的巴勒斯坦人代表非法采取驱逐措施，纳布卢斯市长的遭遇就是这样。安全理事会第 446 (1979) 号决议设立的审查有关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定居点情况的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说，它认为：

“……定居点政策的模式……正在给这些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地理和人口组成的性质带来深远和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些变化具有如此深刻的性质，以致它们违背了 1949 年 8 月 12 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 4 公约和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决定……”。<sup>23</sup>

委员会在报告中重申了安全理事会在第 446 (1979) 号决议<sup>24</sup> 中的规定，即：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和 1967 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其他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政策和做法，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是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严重障碍。”

229. 一向并仍然毫不动摇地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民主柬埔寨人民和政府，重申他们坚信这一崇高事业、也是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正义和独立的人民的事业，将获得最后胜利。我们一直怀着极大的同情和钦佩的心情，注视着巴勒斯坦人民为了生存所做的牺牲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牺牲，以及他们在斗争的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功。我们正在为一国人民、一个民

族和一个种族的生存进行斗争，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

230. 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的一贯立场，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关键。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巴解组织是其真正的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返回家园，并创造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我们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吞并和镇压政策，尤其是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政策。国际社会必须拒绝承认以色列的既成事实，并迫使以色列全部和立即撤离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

231. 最后，我国代表团想最热烈地祝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及其主席梅杜恩·法尔先生，他们不懈的活动是对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的一种重大贡献，而由于以色列在中东的扩张和侵略政策，国际和平与安全今天已遭到严重威胁。

232. 最后，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委员会载于其提交我们大会的年度报告中的建议。

233. 阿米尼先生（科摩罗）：我们今天正在审议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早在1947年就首次引起了大会的注意。三十二年过去了，然而仍未找到这个问题的任何公正的解决办法。人们开始怀疑本组织处理这种性质的问题是否有效。

234. 我们一致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这场冲突自1948年以来四次威胁到世界和平，并使该地区成为紧张局势的最危险的温床，如果不找到使巴勒斯坦人民满意的直接解决办法，局势随时都会爆炸。

235. 我们认为并且相信，要找到这个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只有迫使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尊重并执行联合国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并承认以下事实：首先，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考虑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不可能设想出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其次，只有执行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和归还他们的土地和财产

的权利与自决、独立和民族主权权利——并使以色列及其盟国承认，巴解组织不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而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和唯一发言人，才可能最终导致摆脱中东问题的目前困境。

236. 本组织、尤其是本大会，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重大的责任，现在是它履行其职责并纠正对特别是巴勒斯坦和全体阿拉伯人犯下的错误的时候了。至少我们能做的是，利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迫使以色列遵守1947年11月29日的第181(II)号决议，该决议是本大会违背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所有者的意志和愿望通过的。

237. 第181(II)号决议将巴勒斯坦土地分成两块领土。这块土地的一部分给了犹太移民，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来自欧洲，是希特勒大屠杀的幸存者，而其余的土地本来是应成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然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蓄意反对它的建立，这个国家还在等待诞生。

238. 本国际机构考虑到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痛苦，竭尽全力为其在巴勒斯坦找到一个家园，现在就是这些人竟然忘记那些痛苦，并且正在给它现在以武力占领的土地原有主人造成痛苦，利用它所有的种种手段，阻止巴勒斯坦人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岂不是荒谬绝伦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欧洲犹太人大量迁移到巴勒斯坦以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遭到了有计划的折磨和灭绝。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被犹太复国主义没收，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去别处寻找栖身之地。

239. 如果本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关心犹太人的命运，现在又有什么妨碍它对天天遭到在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杀害和拷打的巴勒斯坦人也产生并表示出同样的关心呢？

240. 幸运的是，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从本届会议此间所作的各种发言来看，国际舆论的趋势是日益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人们对贝京政权的消极态度和以色列坚持蔑视本组织作出的赞成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定和决议，表示了极大的不

满。我们希望，以色列将从此得到教训，并遵守大会第 181 (II) 号决议，该决议赞成在以色列现在用武力占领的领土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以色列不遵守该决议，清楚地表明了以色列当局对本组织缺乏尊重。

241. 在这个时候，请允许我提醒以色列代表，如果他的政府还有任何道德原则，它就只能遵守第 181 (II) 号决议。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答案很简单，可以在本大会承认以色列为联合国会员国时所通过的 1949 年 5 月 11 日第 273 (III) 号决议中找到它。该决议序言明确提到以色列有义务遵守有关产生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第 181 (II) 号和第 194 (III) 号决议。

242. 看一下联合国的记载我们就可知道，接纳以色列为本组织会员国，需视以色列接受两个重要条件而定，然而我们遗憾的是，以色列迄今一直顽固而任意地无视这两个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以色列保证尊重联合国宪章及其义务，以及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同意遵守第 181 (II) 号决议。

243. 以色列毫无顾忌地背弃了这些承诺，并且蓄意和继续地通过侵犯宪章原则、顽固地反对其决议，表示出对本组织的不尊重。

244. 从现在起还有两天将是准许在西岸、加沙和其他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第 181 (II) 号决议通过 32 周年庆祝日，然而，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却还未诞生。犹太复国主义扩张主义以色列政权已经并正在竭尽全力阻止它的诞生。我国代表团本来以为，在戴维营协议之后，以色列会改变它的不妥协态度，并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以色列政府违背国际法，坚持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建立新的定居点和扩大现有定居点的政策，已证明我们想错了。以色列外交部长 1979 年 9 月 27 日在此间大会的发言也是以色列态度的典型表现：

“此纲要规定了关于五年过渡期的谈判，同时也规定了以后关于以色列和约旦之间和平条约的谈判，该条约将就划分两国的边界位置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戴维营协议中不考虑在以色列

和约旦之间产生第三国的选择。”〔第 12 次会议，第 187 段〕。

这段发言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将破坏任何可能导致产生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和平努力。但是以色列应当知道，我们、阿拉伯世界的人民，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代表巴解组织领导争取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的英勇斗争。

245. 我国代表团真挚地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最终必然是胜利者，而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代表总有一天会加入我们现在的行列。

246. 西堀先生（日本）：中东和平与稳定的问题，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并且我们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日本认为，为了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必须迅速而彻底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和第 338 (1973) 号决议。但是仅仅执行这些决议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提出的巴勒斯坦问题只是其中有关难民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

247. 这种自决权必须包括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如果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的话。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立场是，只有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人民的愿望，同时也考虑到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的安全要求，才可能在中东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248. 我们要重申，日本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我们认为，目前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关于西岸和加沙自治问题的谈判的今后发展，将对能否取得全面和平具有重大影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强烈地希望，在以色列和巴解组织承认彼此立场的情况下，巴解组织作为中东冲突的主要方面之一，将能够参与目前的和平进程。

249. 我还想指出，在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离之前，必须尊重这些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居民的人权。

250. 杜库雷先生（几内亚）：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巴勒斯坦问题。随

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个重要事实的意义，即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251. 从以色列国诞生以来至今，许多解决办法都是提倡在该地区建立一种和平的气氛，但是又都缺乏一致性，因为它们蓄意无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252. 充分行使那些将使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重新拥有他们的财产并实现自决、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权利，是全面最终解决中东危机框架内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253.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正如大会第 3236 (XXIX) 号和第 3375 (XXX) 号决议中所指出的，巴解组织在与其他有关方面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一切和平努力、审议和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各种会议，是公正解决冲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254. 由于以色列当局所推行的政策而致使耶路撒冷状况恶化，是我国十分关切的一个问题。此外，还要适当地说，以武力获取领土是不能容许的，以色列应当撤离所占的阿拉伯领土，并立即停止建立定居点的做法。该政策已产生了严重后果。它尤其是给这些领土带来了地理和人口组成上的变化，公然违背了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第 4 公约。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446 (1979) 号决议：

“……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建立移民点的政策和做法都没有法律效力，并且对于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构成了严重的阻挠”。

255. 我国在参加 1979 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在开罗举行的第十次伊斯兰外长会议、1979 年 7 月 17 日至 20 日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和今年 9 月 3 日至 9 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时，表达了它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观点。在这些场合中，我们重申我们坚定地支持巴解组织，声明根据大会第 194 (III) 号和安全理事会第 237 (1967) 号决议巴勒斯坦人享有返回家园的天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256. 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表示声援为独立与民族主权权利而战斗的各国人民，并毫无保留地支持委员会的种种建议。它赞成一旦巴勒斯坦实体建立，联合国负有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以促进巴勒斯坦实体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责任的思想。

257. 我国代表团愿向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尤其向委员会主席、我们亲爱的兄弟塞内加尔的梅杜恩·法尔先生，致以理所当然的敬意，由于他的热诚和勇气，智慧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正确了解，他使委员会有可能工作出色地圆满地完成我们大会所赋予它的任务。

258. 辛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毫无疑问，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要确信这一点，考虑一下历史就足够了。历史告诉我们，从 1967 年以色列以武力占领埃及的西奈直至苏伊士运河、叙利亚戈兰高地和约旦的整个巴勒斯坦西岸的那一时刻起，中东问题就包罗万象了。历史也告诉我们，早在 19 年前——精确地说，在 1948 年——以色列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怂恿下，对生活在巴勒斯坦城乡的几十万巴勒斯坦人进行暗杀，迫使全体人民放弃自己的家园。

259. 巴勒斯坦人民被赶出自己的土地，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被迫颠沛流离和寄居难民营。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因此也是中东地区不安全和紧张的根源。事实上，以色列 1967 年对其他阿拉伯人民的侵略不过是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的一个新的升级。

260. 正是根据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布隆迪代表团主张，一方面中东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做出反应，任何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更不用说令人满意的了。

261. 布隆迪代表团还认为，如果将巴勒斯坦人民降至难民地位，或贴上恐怖主义分子标签，暗中企图把他们排除在任何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那就是对历史的曲解，是阴谋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特性。事实上，正是这些人民使巴勒斯坦成为最古老的文化与文明的发源地。他们是生气勃勃的人民，决心维护自己的人格，并永久保持自己的文化。他们是为了收

复故土才做出极大牺牲的人民。他们是通过其作家、诗人和科学家致力于普遍文明的人民。他们是对世界开放、渴望与世界各国人民——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只要他们尊重它的存在、它的家园和它的自由——建立友好合作联系的人民。

262. 正是这种对人类团结的了解，才促使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说，他不反对在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家里与犹太人共处。正是这种对各国人民充满的友谊之情，才使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能够向美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实际上，巴勒斯坦革命的总司令曾于 1974 年 11 月 13 日向大会宣布：

“我现在不能不借此机会，从本论坛上直接向美国人民呼吁，请求他们支持我们英雄和战斗的人民。我请他们全心全意地赞成公正与正义，回想一下乔治·华盛顿，英雄的华盛顿的宗旨是其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亚伯拉罕·林肯——贫民和不幸者的支持者，还有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十四点方案依然受到我们人民的赞同与崇敬。”<sup>25</sup>

此外，看来该呼吁已开始在美国国内唤起了人们的同情。

263. 一些人试图相信一种舆论，根据这种舆论，在巴解组织领导下正在为争取其生存及家园而进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可能被吸收为恐怖主义分子。这一思想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历史事实是不可更改的。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民甘心处于一种比奴隶还要糟糕的境地呢？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民能够毫无反应地忍受对其住所、学校、田地和医院的轰炸呢？谁能够否认这些人民像其他解放运动一样，为争取其生存、拥有自己的家园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权利而战斗的权利呢？我们各国人民，在自己历史的某一时刻，都反抗过压迫、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264. 此外，如果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仅仅是采取暴力形式，那将是错误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已经事实上使他们着手一项令几乎全世界不得不羡慕的经济和社会计划。他们培养了数千名不仅致力于巴勒斯坦人民事业，而且还致力于全世界合

作的医生、专家、律师、教授和学者，这一事实应当使国际社会对目前某些方面对于简单化的观点有所提防。

265. 我们认为，在巴勒斯坦人民所处的艰难情况下，如果他们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这一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之所以可以动员起巴勒斯坦人民，仅仅是因为人民的先锋运动、巴解组织的合法性已得到巴勒斯坦群众和知识分子、得到整个阿拉伯民族、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以及作为最大的成功，还得到联合国的承认。

266.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敢宣称该组织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吗？那么人们又该对欢迎该组织联络处的各国政府作何感想呢？人们又该如何看待已给予它成员地位的不结盟运动呢？人们应当怎样来看决定接纳它为观察员的联合国呢？人们应当如何来看那些与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或与该运动其他代表举行会谈的杰出的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议员和部长们呢？我请那些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们来回答。就我来说，我认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只有一种勇敢的解决办法才能结束中东危机。

267. 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纵观了历史，以便在时间上摆正巴勒斯坦问题。但是，我们一直有意避而不讲联合国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这场悲剧中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建议巴勒斯坦分治时，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中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那一时刻起，我们组织的生存就部分地取决于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因此，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就像我们组织的生存也取决于消灭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一样。

268. 由于企图掩饰巴勒斯坦问题的种种花招，大会在多次拖延之后最终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即按照大会第 194 (III) 号决议，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和白决、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269. 大会在许多场合下也谴责了以色列对阿拉伯各国犯下的许许多多侵略行径、以色列对人权的侵犯和对耶路撒冷市的吞并。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大会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那些决议至今仍未生效，因为以色列不愿意顺应国际社会的意志。

270. 以色列蔑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并且变本加厉地在巴勒斯坦领土和 1967 年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执行殖民化和移居的政策，从而在这些领土的地理和人口统计结构上产生深远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

271. 一些人曾认为，戴维营协议和以埃和平条约将会缓解该地区的紧张空气，并结束以色列所奉行的定居点政策，而且能够设想一种被占领土人民的自治。

272. 但是还未过多久，以色列就露出了真面目。当局将纳布卢斯市长驱逐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决定再次证实，以色列决心无视在其殖民束缚下的人民的意志。我们认为，被占领土其他市镇市长出于声援而辞职，具有双重重大意义，即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以及公众舆论对这些人民受到的非人和残酷的待遇是警惕的。

273. 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大会在本届会议期间表示了它的严重不安和深切的关注。本大会进而呼吁以色列当局撤销驱逐命令〔第 34/29 号决议〕。我们认为，这等于取消了该命令。这一决议几乎得到一致的赞成。而以色列再次投票反对它。以色列的这种做法表明，它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换句话说，大会这项决议将遭到南非和以色列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保留的同样命运。它等于是蔑视这些机构。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只会不仅给决议所涉及的人民，而且也给联合国的信誉和有效性造成巨大的损害。

274.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组织陷入矛盾之中，而早就该寻找一条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了。在主要机构之间维持一种冲突的气氛，这不符合我们组织的利益。实际上，多年来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冻结了有关种族隔离和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决议。大会为了了解这些问题并提出报告而设立的各个特别委员会，经常向大会提出种种建议。每届会议上，这些建议都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尽管如此，这些决议却未产生任何效力，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和南非断然拒绝这些建议，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未能按照宪章中的规定，使这类决定具有约束力并且必要时迫使所涉国家遵守决定。

275.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大会第 31/20 号决议赞成关于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正如该委员会主席昨天所回顾的，大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促请安全理事会考虑这些建议，以便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实施，从而早日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第 77 次会议，第 7 段〕。日前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仍未作出任何决定。

276. 在这种情况下，布隆迪代表团赞成以下措施：第一，安全理事会应当充分履行其职责，实施联合国宪章中的规定，以执行安理会和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决议；第二，遵照第 3236 (XXIX) 号决议，大会应继续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与合理的解决办法，该决议明确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承认巴解组织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在联合国主办下召开的所有审议和会议，以寻求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毫无疑问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第三，今后所有各国应当避免在没有巴解组织参与的情况下解决中东或巴勒斯坦问题；第四，根据 1979 年 9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发出的倡议〔A/34/542, 附件，第六节 A, 第 2 号决议，第 11 段〕，如果安全理事会由于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不一致而未能作出决定时，大会应当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第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任期应当延长，并且在执行其艰巨而重要的任务时应当受到鼓励。

277. 我国代表团希望向该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感谢，并特别向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的梅杜恩·法尔先生致敬，由于他精通国际问题并有献身精神，他不仅为巴勒斯坦人民，而且也非洲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278. 最后，布隆迪代表团呼吁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有关各方，拿出它们成熟的证据，在世界人权宣言不仅对安全有保证的强大的各国人民，而且也对被取消继承权及手无寸铁的人民意义重大的时刻，不要把整个人民牺牲在物质和战略利益的祭坛上。

279. 我们想对以色列说，我们反对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因此我们只能不赞成它迫害巴勒斯坦人



民的政策和它与南非的联盟，因为这是纳粹主义在当前的具体表现。

280. 对阿拉伯各国人民，我们请他们紧密团结起来，绝不要抛弃巴勒斯坦人民，因为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任何公正的解决，中东就不会有任何持久的和平。正因为如此，阿拉伯民族绝不会强大起来。帝国主义将会设法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反对另一些阿拉伯国家，直至它们之间爆发战争，从而威胁到整个阿拉伯民族自身。

281. 对所有热爱正义和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要求它们在世界那一地区努力建立一个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教徒能够在一起平等、友好和进步地生活的民主国家。

282. 彼德罗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本届大会会议是第六次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议事日程上一个单独项目来进行审议的会议。联合国，无论是在大会会议还是在安全理事会中，从各个方面审查中东问题的历史，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通向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途径，就在于以充分而明确地尊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其中建立他们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为基础的全面解决方案，其中也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巴勒斯坦问题未得解决以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被剥夺其合法的民族权利，仅仅导致了中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并造成了一种对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潜在危险的局面。

283. 在评价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时，我们组织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其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曾十分明确地说：

“只有通过一种涉及问题所有方面、尤其是包括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全面解决方案，中东才可能最终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显然，必须将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在内。”〔见 A/34/1，第三节〕。

284. 众所周知，从第二十九届会议开始，大会的许多决议都说明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原则。大会在一年前通过的第 33/28A 号决议中重申：

“……除了别的以外，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并在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以此为基础，对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公正的解决办法，否则不能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285. 在这一点上，我想特别指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做出的有益的工作，该委员会每年都向大会提出建议供采纳。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大会在各项决定和决议中已承认并阐明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286. 就在几个月之前，安全理事会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请求，讨论了该委员会的建议。在讨论期间，苏联代表团表示赞同委员会的建议，那些建议尤其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具体步骤，以确保以色列军队从 1967 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走，要求停止执行在这些领土上的定居点政策并且要保证以色列遵守 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建议还提出全面帮助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以便他们能够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充分享有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287.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机构，应当采取切实的步骤，实施载于委员会建议之中的具体条款。

288. 在大会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大多数国家都主张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的权利。今天，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一个无可驳辩的事实，那就是，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不可能有任何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当然，只有在所有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其事，才可能实现这种解决方案。

289. 然而，我们还必须说，尽管国际社会有决心，巴勒斯坦问题仍未得到公正的解决。以色列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但它又顽固地继续蔑视联合国规定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要决定，同时它还拒不听国际社会的意见。

290. 因此，以色列领导集团最近还加紧采取政

治行动，以便永久保持以色列对阿拉伯各国的侵略成果，并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戴维营协议和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缔结的埃以单独条约，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在这些协议和该条约的掩饰下，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奉行扩张和侵略的政策。

291. 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的新证据是：蓄意免除阿拉伯被占领上一些城镇巴勒斯坦人市长的职务；以色列政府作出使以色列公民能够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获取土地的决定；和以色列政府在今年 10 月决定扩大在被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 7 个以色列定居点。

292. 目前就所谓的巴勒斯坦人行政自治进行的会谈，是公然企图阻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并巩固以色列对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土地的占领，以及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具有特色的是，随着每一轮新的背着巴勒斯坦人民搞的这种交易，以色列的立场也变得强硬起来。

293. 现在以色列领导人应当理解到，任何幕后行动、任何关于巴勒斯坦人“自治”的会谈，都不可能使他们在中东地区建立持久和平方面甚至有一丝一毫的接近。

294. 铁一般的生活事实无可驳辩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支持。该组织已得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上的广泛承认。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这些国家是联合国会员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声明，“它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采用一切手段，争取充分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斗争”〔A/34/542，附件，第六节 A，第 2 号决议，第 5 段〕。

295. 不幸的是，以色列统治集团不打算听从国际社会的意见。它们试图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并对巴勒斯坦人民奉行一种恐怖和镇压的政策。就在今年五月，以色列总理贝京先生还说，特拉维夫有“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任何手段打击巴勒斯坦人的阵地。以色列执行这些非人的决定，不断对黎巴

嫩采取侵略行动，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296. 企图强加于中东的一个投降“解决方案”的努力，遭到阿拉伯各国人民异常有力的驳斥。这就是在巴格达会议<sup>26</sup>上所作决定的矛头所向，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些决定的分量。

297. 巴勒斯坦人民争取重新获得其合法权利的英勇正义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的支持。

298. 苏联高度赞赏巴解组织有关中东解决方案问题的原则性和建设性的立场，以及它对加强阿拉伯国家的统一行动，反对单独交易的政策所作的贡献。

299. 大家都知道，苏联一贯奉行一种旨在争取中东全面解决方案的原则政策，其重要部分就是按照联合国决定，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其中包括自决权、建立其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和返回家园的权利。

300.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 I.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 1979 年 8 月 4 日致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先生的电文中，再次强调说：

“……在苏联，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将会找到他们在有关各方参与下的全面解决方案基础上争取其合法民族权利及实现持久的中东和平的斗争中值得信赖的朋友和盟友”。

301.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并已在各个国际论坛上——再进行了阐述，就像最近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上所阐述的以及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在 1979 年 10 月 1 日大会〔第 15 次会议〕的发言中也再次阐述的一样。这当然使我的话可以简明扼要了。

302. 我们坚定不移地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不仅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不仅因为巴勒斯坦人民和我们之间悠久的兄弟关系。

不仅因为他们事业与我们事业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也因为这一事业的道义性和正义性。塞浦路斯本身作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不能不对以下事实表示遗憾，即迄今仍未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执行大会三次以压倒多数赞成的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303. 塞浦路斯所处位置十分接近中东，因而我们自然感受到那里的反响，塞浦路斯非常频繁地受到这个敏感地区所发生事件的种种后果的影响。

304. 我们关于本机构讨论的这一问题的立场以五项原则为基础。

305. 首先，我们强烈地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从而也是这个重大的国际问题的核心。

306. 其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任何公正可行的全面解决方案，都必须明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独立、民族主权和难民返回家园并收回其财产的权利。

307. 第三，我们承认巴解组织为灾难深重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并且非常同意大会第 3236 (XXIX) 号和第 3375 (XXX) 号决议。关于这一点，我们想说明，我们十分自然地认为委员会报告第 53 段中所说的内容是妥当的。巴解组织在平等基础上的积极作用，在有关中东问题的一切努力、审议和会议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308. 第四，我们认为，必须结束战争行为，必须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及其在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人们有时提出一个前提，即在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和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生存的权利之间，有着固有的矛盾。我们坚定地认为，这种矛盾根本不存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也必须和平共处。

309. 第五也就是最后一个指导我国代表团关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议题的立场的原则是，绝对尊重不容许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

310. 我们不相信强权产生公理。我们坚决反对武力获取领土。对于塞浦路斯，这也不可能例外。因此，我们不能宽恕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正在制造的既成事实。以色列当局必须停止它们的做法，并迅速和无条件地从 1967 年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此外，以色列还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不建立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家，就不可能有什么解决办法。

311. 这些条件是该地区和平的基本条件，而承认和贯彻这些条件将会保证有效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国际社会的任务应当再次是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尊重庄严载于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原则。

312. 巴勒斯坦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国际问题之一，联合国负有重大的责任，努力寻求一种公正的解决办法。然而，主要还得靠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决行动，联合国有关此议题的数量繁多的决议才会富有实际内容和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安全理事会方面再迟迟不按照宪章有关规定采取行动，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大会就应该按照宪章规定探求其他可行途径，譬如在适当时候召开大会紧急特别会议。

313. 最后，我们在赞成载于委员会建议中的“和平处方”的同时，还要同大家一道抗议任何占领国在任何被占领土上的非法和不能接受的措施，这些措施违背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发表的意见。我们关于将要讨论的决议草案的立场，将反映出这些观点。

314. 罗亚·库里先生（古巴）：我们今年讨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主要报告 [A/34/35 和 Corr.1]，是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大会议事日程项目的一项基本文件。

315. 促使我国代表团强调该报告重要性的，不仅仅是报告的实质性结构——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研究和大量调查的成果。在这次一般性辩论当中，我们所讨论的东西甚至意义更大，具有内在的含义。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滔天罪行，它的悲剧和痛苦的阴影在逐渐加深，到今天已持续了至少 31 年。三十年来，联合国实际上是束手束脚，不能公正地要求制止并惩罚那些对此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316. 几星期之前，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和政府首脑、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作为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向本大会〔第31次会议〕讲话时，回顾了犹太人民在纳粹暴虐统治下所遭到的迫害和灭绝，重申了他在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开幕词中讲过的话：

“……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现在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剥夺、迫害和种族灭绝相比了。英雄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他们的土地，驱逐出他们自己的国家，流落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与屠杀，他们是牺牲与爱国主义的生动典范，是我们时代最骇人听闻罪行的活生生的象征。”〔见 A/34/542，附件，第237页〕。

317. 我们组织为停止侵略和恢复英雄的巴勒斯坦子孙被篡夺的权利而作出的努力并不少。自种族灭绝罪行开始以来的几十年间，尤其是在令人高兴的设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倡议产生好结果的最近几年里，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知名的发言人、其中包括各国外长、政府和国家首脑，表示希望和要求采取措施，表示声援和支持，并有力地谴责侵略者的行径。联合国听到了这种普遍表达的良知，并对此作出了反响，虽然迄今各国协力取得的收获还微不足道。

318. 一方面，且不提历来也处理这一问题的其他国际活动论坛，单是以色列占领者对本世界论坛怒吼不予理会的种族主义傲慢态度，就在我们组织报告中像启应祷文一样不断重复出现：以色列加强它在被占领土的非法措施、侵犯行为和镇压举动；以色列继续推进其殖民化进程并且建立新的定居点；以色列造成不可逆转的人口组成和地理上的变化；以色列非法占领耶路撒冷市；以色列拒绝联合国主要机构指定的委员会，并有计划地违反本组织的有关协议、决议和决定。

319. 的确，在此说该罪犯蔑视法院，本质上是个惯犯，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样讲并非出于政治偏见。无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多么专横和傲慢，毫无疑问的是，以色列就像是由狼哺育长大的古罗马建国

者罗米拉斯再世，它从一只臭名昭彰的豺狼那里吸取美元、技术和军事设备。谁能否认说，美国的政策在阻止该地区建立一种公正全面的和平方面起着主要作用呢？美国这样做是通过和以色列密切合作、支持并与其一起竭力争取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日的的部分解决办法，并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实际是整个阿拉伯民族为代价来保证以色列的侵略成果。

320. 作为交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欣然履行其作为地区警察的角色。该领导集团的冒险和恐怖政策，促使其在被占领土上进行大规模镇压、逮捕和驱逐知名的当地代表，对其北方邻国实行焦土政策，或者在其发言人表示愿意提供以色列领土甚至直接管理权时试图玩弄战争与和平手法，以使用武力“干预”该地区国家，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321. 然而，或许最能说明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以美创造物的，不是以前野蛮使用武力的例子，而是更狡猾与煞费苦心策划将第五纵队的匕首刺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整个阿拉伯民族后背。

322. 我指的是在座各位代表都知道的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是促进部分解决办法，冒称有权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不在场的情况下，决定极其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

323. 关于这一点，古巴的立场，即得到第六次不结盟会议赞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立场，丝毫不容怀疑；我们坚决反对要求在联合国范围以外，在没有巴解组织参与的情况下，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协议；我们认为这种协议是无效的。

324. 纸或纸莎草，这都没有任何重要意义；无论这些协议是在戴维营、以色列议会还是其他地方签署的，它们都遭到具有深刻判断力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该地区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谴责。

325. 今天，许多代表团在此都提到了要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的焦点——就必须严格遵守的主要原则。我不想罗列那些解决问题的基础来烦恼你们，而且，它们都具有说服力地载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草拟的建议中，曾得到大会第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届常会的赞同。我

国代表团只要说，为了在该地区取得任何真正的发展，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就足够了。

326.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想表示说，我们绝对支持将由一些不结盟国家提交的决议草案中重申的要求，其中载于文件 A/34/L.41 和 A/34/L.42 的那些草案已经散发，要求的内容是，安全理事会应尽快根据大会在第 31/20，第 32/40A 和第 33/28A 号决议中所通过的提议，尤其是根据第 32/40A 号决议第 4 段行动起来，这些建议迄今仍未得到安理会的执行。

327.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表示支持由古巴荣幸地作为一个成员的不结盟国家提交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就是履行我们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基本义务，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坚信，未来完全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

328. 阿沙德先生（马来西亚）<sup>27</sup>：我要求允许我向大会表示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悲惨处境的同情，并说出我国代表团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30 年来，他们饱受痛苦——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园、被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和所有物、并被否认了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基本人权。

329. 联合国迄今寻求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办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它还在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和舆论。反之，正如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清楚指明的，以色列当局继续拒绝从所有通过战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以色列也采用非法手段获取阿拉伯土地并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行动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原则，而且也加剧了紧张空气和武装冲突的危险。我们不能不对这些事态发展表示关心。因此，我国代表团想促请本大会通过正确反映各会员国对以色列行为表示愤慨的适当决议。

330. 马来西亚，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样，视巴勒斯坦人恢复其被以色列当局否认的不可剥夺权利的斗争为正义的斗争，值得我们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只要巴勒斯坦人民被否认了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即返回家园、收回土地和财产的权利，以及自决、独

立和主权的权利，中东就仍将得不到和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331. 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大会作出决定〔第 3237 (XXIX) 号决议〕，授予巴解组织观察员地位，使该组织得以参与联合国的议事活动。该决定的确是一个适当的决定，因为巴解组织真正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正因为如此，在联合国主持下的中东的任何和平谈判，都必须让巴解组织在与其他所有各方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进来。

332. 在第三十届会议期间，大会设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我国十分高兴地参与了委员会努力设法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作的建议。我想借此机会，促请所有有关各方为了中东的和平与稳定，给予充分的合作，以实施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333. 最后，我国代表团想再一次敦促以色列撤离一切阿拉伯被占领土——我重复一下，是撤离一切阿拉伯被占领土——并不得对这些领土的人民实施暴行。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确保出现一种有利于和平解决问题并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气氛。

334. 兰德利亚纳里维洛先生（马达加斯加）：我们认为，这次辩论绝非仅仅是表示我们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和鼓舞、推动和领导其斗争的巴解组织。

335. 这次辩论也不应仅仅是强调寻求巴勒斯坦问题公正解决办法的紧迫性，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采取提请注意其建议自大会 1976 年通过以来一直未得到执行的办法，已经强调了这种紧迫性。显然，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经验表明，这个问题不是靠拖延时间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336. 对立的意愿之间有抵触：巴勒斯坦人民要解放的意愿和以色列及其盟友要统治的意愿，不幸的是，这已成为 30 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现实。这一悲剧必须结束了。

337. 对此，难道我们仅仅说我们致力于和平和

我们渴望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就够了吗？最近的行为和事件在什么程度上与这些目标是一致的？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是什么？联合国在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方面义不容辞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审议的结论应当使我们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338. 我们都热烈地希望巴勒斯坦和中东恢复和平。任何人都不会比巴勒斯坦人更为了解这种和平的代价，他们30年来只知道暴力、压迫、驱逐、流亡和屈辱。如果每个巴勒斯坦人不是被一个将保证繁荣、进步和尊严的社会美景，换句话说，被独立和平的巴勒斯坦民族的前景所支撑，那些自由战士的牺牲、他们的战斗热忱和他们每天的勇敢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339. 无论特拉维夫领导人做什么宣传，激励巴勒斯坦斗士的是一种理想、一种国际社会接受和承认、而只有以色列拒绝认可的深远及合法的愿望，对比之下以色列的消极主张显得黯然失色。

340. 如此高声宣扬和平倡议的以色列，因为其提议遭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拒绝，似乎有些狼狈不堪。如果不首先来一个心理上的跳跃，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特性和他们斗争的合法性，它又怎能希望会有任何其他结果呢？如果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也有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那么所能期望的一切不过是杂乱无章的行动方针和无任何前途的倡议。如果不是这样，特拉维夫当局就不会铸下一个大错，即一面向巴勒斯坦人民提出一项解决方案，一面从一开始就否认巴勒斯坦人民有选择其发言人的自由。

341. 以色列领导人及其盟友怎么能那样一本正经地建议，巴勒斯坦人民无论暂时还是长久，都应在以色列的托管之下呢？以色列及其盟友究竟精神失常到何种地步，竟然能够设想巴勒斯坦人民将会同意放弃对一块属于他们的领土和该领土自然资源的主权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许诺将在其民族领土上获得独立的人民，怎会甘心接受仅仅在该领土的一小部分地方实行自治的模糊概念呢？

342. 国际社会赞成巴勒斯坦人民答应和平，并帮助他们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是也反对任何神秘举

动的企图，和任何将导致否定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倡议。

343. 碰巧，以色列及其盟友作为一项联合倡议而玩耍的花招，并非出现在政治真空中。它们和其他举动同时出现，即使我们的看法过于简单化，我们也不可能将共同寻求恢复巴勒斯坦和中东和平的真诚愿望一致起来：我们说的是一方面在和平协议之后大批武器进入以色列和埃及，另一方面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做法。

344. 关于第一点，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逻辑上本来是应遣散并部分或全部地解除前交战国的武装。然而看来事情正好相反，我们认为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因此，我们很自然地要问，所选择的道路究竟是通向中东和平还是军事升级。

345. 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十分清楚以色列对其安全需要的特殊含义，同时也知道它进攻性地利用所得到的武器的习性——声称是防卫，因而我们担心，我们还未看到以色列的军事和扩张主义冒险的终端。黎巴嫩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完全是出于紧迫、防范性报复行为，这些就是以色列对任何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即便他们不过是普通的难民，所采取的合法性大有问题的态度。

346. 只讲和平倡议是不够的；人们必须相信这些倡议，并且首先确保提出的建议和日常举动要符合所声明的意向。

347. 这就促使我谈到第二点，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做法。这些做法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它们一直是各种报告和联合国内外不断辩论的主题。它们证明了一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称霸的意志。占领当局的所有人力、智力和物质资源都服务于这一意志。

348. 以色列蔑视不容许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基本原则，毫不掩饰它决心吞并被占领土的某些部分，以及它希望我们不做任何抗议地接受它作为其余部分领土的主人的这一事实。

349. 不幸的是，国际社会不断反复斥责和谴责的，不仅仅是以色列的这一做法。还有下列政策和做

法，我几乎没有必要列举具体事例来加以说明：在阿拉伯公有和私有土地上建立新的定居点，并扩大现有定居点；把阿拉伯居民从被占领土上撤走、驱逐、赶走、迁移和转移，并否认他们返回家园的权利；征用和没收阿拉伯人财产；由占领国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机构资助的合法性成问题的不动产交易；大规模逮捕、防范性拘留、虐待和对那些被拘留者的拷打；劫掠考古学和文化方面的遗产；阻挠宗教自由和宗教仪式，侵犯传统权利和习惯；非法剥削被占领土人民的自然财富与资源。

350. 当我们谈到所有这一切时，以色列代表指责我们试图蓄意歪曲现实，不惜一切代价抹黑他们国家的形象。他们甚至还暗示说，被占领土人民生活在以色列创造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天堂里。同前殖民国家和南部非洲种族主义领导人一样，这些代表不希望相信当地人民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和他们对社会发展的愿望而取得种种成就。他们似乎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准备用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权利交换、出卖，以换取无论如何是他们自己劳动成果的物质幸福。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联合抵制、学生示威和罢工，而以色列代表对此则蓄意设法缩小其影响。

351. 如果国际社会还未找到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那并非由于缺少适当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现成的，大会自第三十二届会议以来，经常重申它们。这些原则是以一个信念为基础，即设想任何解决办法都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根据巴勒斯坦委员会的建议，所有有关各方都是义务和责任，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合法和不可剥夺的返回家园、收回财产、进行自决、拥有民族主权和独立的权利。

352. 根据第 3237(XXIX)和第 3375(XXX)号决议，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解组织在与其他各方平等基础上的参与，对于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有关中东的任何努力、审议或会议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并不是某种法定宿命论的结果；是政治现实主义的需要，任何不符合这一处理办法的倡议，都事先注定要遭到失败。

353. 我们认为，在寻求和执行巴勒斯坦问题的

有效解决办法方面，必须扩大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安全理事会尤其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为巴勒斯坦人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提供便利。

354.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组织内存在着一场危机，因为在安全理事会一级上，由于滥用一种仍然不合时宜地得到宪章的承认，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追求和平的权利，大多数人的政治意愿遭到反对。

355. 不幸的是，当整个一个民族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时，当国际和平与安全随时都可能受到巴勒斯坦和中东出现的深刻危机的影响时，我们不能——我们没有权利——再大搞议会穿梭游戏、拖延花招和继续推迟作出安全理事会一级的决定。

356. 连续三年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一直决定向大会提交相同的建议。每一次，大会都赞成这些建议，并转交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然而仅仅由于一个代表团的反对，至今仍未采取任何这种行动。

357. 我国代表团支持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哈瓦那通过的决定，即建议在安全理事会未能在某一定日期之前，就它仍然讨论的建议作出决定时，应召开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大会紧急会议〔见 A/34/542，附件，第六节 A，第 1 号决议，第 11 段〕。我们这样做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本来更愿意看到联合国主要机构根据它们所赋使命发挥作用。归根结底，如果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方面国际一致意见得不到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主要机构的赞同，那么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机构又有什么价值呢？

358. 最后，我想该我来表达马达加斯加代表团对法尔先生的敬意，他已被指定了其他任务，但是自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产生以来，他一直主持着委员会的工作。他以自己的热诚、外交才干和作为演说家的才能，他已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赋予巴勒斯坦事业一种高尚的专利”做出贡献。我们十分感谢他，同时我们也祝愿他在履行其新的职责中诸事成功、万事如意。

359.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期以来，中东一直是危险的紧张局势的温床，对该地区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情况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它是对国际和平的一种威胁，也是国际缓和进程中严重的消极因素的来源。

360. 中东冲突的基础是以色列实行的扩张主义政策，由于实行这一政策，整个一个民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注定离乡背井，失去了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神圣的东西：祖国。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12年以来一直处于外国占领之下。现在黎巴嫩正受到进攻，而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是帝国主义集团，它们直接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并利用中东冲突来反对该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

361. 以色列统治集团确实已表明，它们从一开始就力求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剥夺他们的固有土地，同时尽量占据阿拉伯领土。

362. 自从大会通过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以及一个犹太国的第 181 (II) 号决议以来，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复国主义者驱赶出自己的家园，沦落为难民。

363. 但是，以色列统治者对此甚至还不满足。它们的侵略欲望没有止境，它们想把所有的阿拉伯人统统赶走。

364. 前以色列将军戴维迪，在被问及他建议如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时，答复说，以下我援引《巴勒斯坦研究杂志》季刊（第四卷，第 3 号，1967 年春，第 7 页）：“以最简单和最人道的方：将所有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目前的居住地迁移到阿拉伯国家去。”在被问到这是否是巴勒斯坦人所希望的时，这位将军回答说：“如果他们别无他择，他们就会接受它。”

365. 这就是以色列某些人士为巴勒斯坦人民设计的命运——全体人民注定要被驱逐出其土地并被剥夺家园的命运。但是事情原来却是更为复杂。它们必须考虑到阿拉伯各国人民对这一可怕政策的抵制，以及世界舆论。于是它们又试图采取另一种策略：它们没收阿拉伯人的土地，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军事化犹太人定居点，它们还使用恐怖手段来镇压倔强的

阿拉伯人。这就是当前所发生的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蚕食”。它是以色列巩固占领的新方法。

366. 以色列的这些政策已多次遭到联合国的谴责，尤其是在今年 7 月，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452 (1979) 号决议，再次要求以色列停止在 1967 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定居点。

367. 无论以色列代表及其保护者怎样出色地试图把巴勒斯坦问题缩小为“难民问题”，无论他们企图怎样破坏巴解组织的名誉，当今世界的普遍看法是，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解决方案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应当行使包括建立其自己国家权利在内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368. 五年前在本大厅通过的众所周知的大会第 3236 (XXIX) 号和第 3237 (XXIX) 号决议，就是这条道路上的历史性里程碑。自那时以来，大会每年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它在动员世界舆论奋起保证这些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69. 我们在此要赞扬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大会正在审议该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委员会十分恰当地对达成单独交易进行了谴责。

370.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I. 勃列日涅夫，在 1975 年 2 月 14 日所作的一次讲话中，讲到部分解决措施时警告说：

“看起来某些人是想给阿拉伯人民某种安眠药，希望他们安静下来，忘掉他们争取恢复正义并完全消除侵略后果的要求。但是一片安眠药只能使人暂时麻醉，过后人们还会醒来，再次面对真实的生活和生活中的问题”。〔《以人世间和平的名义》，第 2 卷，1977 年，第 17 页，莫斯科，政治出版社〕。

应当听取这一警告的那些人没有听从警告，他们失算了。随后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这段话何其正确。

371. 正如许多代表指出的，1978 年 9 月在美



国主持下达成的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交易，和今年 3 月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签定的单独“和平条约”，不仅没有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恰恰相反，使局势甚至变得更加复杂了。无论炮制者及其煽动者怎样试图美化这些交易，十分显然的是，这些交易都毫无例外地损害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它们不可能导致中东的公正——因此也是持久的——和平，因为它们的真正目的是试图永久保持以色列对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侵略成果。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如果他们面对事实，不在一般化的词句下掩盖真实意图——想要掩盖真像的人们的一种手段——他们就会看到，戴维营协议和埃以条约充满着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合法权利和他们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敌视。

372. 这些单独交易给中东和平进一步制造了障碍。它们进一步系紧了中东冲突的纽结，在该地区播下了大量新的冲突的火种。或许这种形势对那些不惜以任何代价来努力执行敌视阿拉伯各国的单独协议的人们是合适的，但是它显然与阿拉伯各国和所有那些珍视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人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373. 正在进行的所谓关于“巴勒斯坦人自治”的会议，实质上是关于如何巩固以色列对阿拉伯被占土地的统治、如何阻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享有自决以及如何把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排除在解决进程之外的会谈。如果以色列领导人援引戴维营协议，说以色列绝不同意产生一个巴勒斯坦国，并绝不放弃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军队仍将留在西岸和加沙，并且以色列有权逮捕和驱逐巴勒斯坦人选出的市长和其他官员，那么巴勒斯坦人民还能享有什么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些会谈中，巴解组织的立场完全遭到忽视。巴解组织曾清楚地说明，巴勒斯坦人民将不会允许任何人来为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尤其是如果这种解决办法违背了它的合法利益；巴解组织还曾明确说这类单独协议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现在不具有、将来也不具有任何效力，它们是非法的协议。

374.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面对帝国主义及其同谋者的阴谋诡计，阿拉伯各国之间日益团结。从这次

讨论中可以看到，实际上所有阿拉伯国家不仅承认单独交易政策是危险的，而且也果断地反对这种政策。

375. 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严厉谴责了埃以条约和戴维营协议，不结盟运动认为，它们意味着：

“彻底放弃阿拉伯各国的事业，是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一种同谋行为，并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A/34/542, 附件, 第一节, 第 108 段]。

376. 从文件 A/34/552 中可看到，今年 7 月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三次例会所作出的决定，也谴责了单独协定。

377. 从正式发言来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断定，中东必须有一个全面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将考虑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个方案也将有巴解组织的参与其事。

378.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只要所有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解组织——参与解决，只要以色列在 1967 年占领的所有领土得到解放，只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真正有机会行使自决和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并且只要该地区所有国家独立和安全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得到保障，中东问题、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就有可能得到公正持久的解决。

下午 9 时散会。

<sup>1</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

<sup>2</sup>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第 1382 次会议，第 162 段。

<sup>3</sup>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年》，第 1582 次会议，第 70、73 和 74 段。

<sup>4</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2296 次会议。

<sup>5</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15 次会议，第 206 段。

<sup>6</sup>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年》，第 2155 次会议，第 93 段。

<sup>7</sup>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3 号，第 287 页）。

<sup>8</sup> 索尔·M.利诺维茨，“以色列国的法律基础”，《美国律师协会会刊》月刊，第 43 卷，1957 年，第 522 页。

<sup>9</sup> 《美国外交文件，对外关系：巴黎和平会议，1919 年》，国家出版部 3009（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47 年），第 793 页。

<sup>10</sup> 见《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报告，敕颁文件第 5479 号（伦敦，英王文书局，1937 年）第 110 页至第 111 页。

<sup>11</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附件》，第二卷，文件 A/927。

<sup>12</sup>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1899 年和 1907 年海牙公约和宣言》（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 年）。

<sup>13</sup> 安全理事会第 446（1979）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年，1979 年 7 月、8 月和 9 月份补编》，文件 S/13450 和 Add.1。

<sup>14</sup> 亚瑟·凯斯特勒，《第十三个部族——哈扎尔帝国及其传统》（纽约，兰登书屋，1976 年）。

<sup>15</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2388 次会议。

<sup>16</sup> 见文件 A/33/401，附件。

<sup>17</sup> 在戴维营商定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 1978 年 9 月 17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

<sup>18</sup>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年，1979 年 7 月、8 月和 9 月份补编》。

<sup>19</sup> 《西奥多·赫茨尔日记全集》（纽约，赫茨尔出版社和托马斯·约塞科夫，1960 年）。

<sup>20</sup> 发言人用英语引述。

<sup>21</sup> 同上。

<sup>22</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08，文件 A/9742 和 Add.1-4。

<sup>23</sup>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年，1979 年 7 月、8 月和 9 月份补编》，文件 S/13450，第 225 至 226 段。

<sup>24</sup> 同上，第 229 段。

<sup>25</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2282 次会议，第 23 段。

<sup>26</sup> 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阿拉伯外交、经济和财政部长一级通过的决议，1979 年 3 月 31 日在巴格达公布（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年，1979 年 4 月、5 月和 6 月份补编》，文件 S/13216）。

<sup>27</sup> 阿沙德先生用马来语发言，发言的英译文是他的代表团提供的。